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第一百三十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December 2012

133



詩刊之刊刊刊刊刊刊刊

- 舒卷有餘情：女詩人作品選輯
- 越華詩人詩作小輯
- 露易絲·格呂克 (Louise Glück) 詩選
- 普希金長詩：安德烈·謝尼埃
- 讀辛波斯卡的詩〈不期而遇〉
- 馬禾里與越華現代詩



顧問：

紀 弦 (三藩市)
非 馬 (芝加哥)
秀 陶 (洛杉磯)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楊 牧 (台 灣)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馬炳威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杜風人 (紐 約)
陳耀祖 (越 南)
蔡克霖 (南 京)
塞 遙 (紐 約)
朱彥潤 (加 州)
資中華 (廣 東)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林明理 (高 雄)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向 明	買《犄角》回來／天人之患	4
遠 方	鄂爾渾河 (草原行之二)	4
馬蒂爾	我是多麼愛勞動	4
半 瞧	幻覺／對面山坳的太陽	5
謝 勳	權力的身世	5
醉 男	坐在餐桌邊上的人們	5
非 馬	乾旱季節／耳環	6
藍 亭	野薊花／不是所有的捕獲都在白天／喜樂	6
李 斐	南懷瑾先生	6
嚴 力	想透了／靠近／習慣／即興	7
李雲楓	對話	7
徐建德	青春／背影	7
雷 默	桂花之香／幕府山之詩	8
長 篙	假如沒有死亡／屋裡就那麼幾個人	8
魏鵬展	留白	8
達 文	新生兒／山鬼／河濱巨像	9
蔡可風	謨字的研究	9
龍 鬱	聽取蛙聲一遍	9
俞昌雄	藏石者／晨光中，那個練魔術的孩子	10
歐陽宜准	森林的疼痛	10
陳亞平	真理／生存的另一種孤獨	11
心 水	觀舞	11
袁昌明	等待／南華蟬	11
余問耕	茶涼心熱／距離	12
古 松	《異鄉人》的啟示錄	12
冬 夢	戀水蓮花	12
杜風人	圍人／食日族	13
輕 鳴	垂釣者說／我的詩／無題	13
于 中	波羅蜜果	13
銀 髮	難怪鄰居的美籍越華老鄉如是說	20
陳銘華	印象武夷／落葉滿階紅不掃	21
康偉明	迷陣／捉弄	21
丁忠誠	雪的短笛	21

北塔	拜苦路	22
王桂林	耶路撒冷／禱告	23
姜華	鏡子／發現	24
李小波	黃昏／蝴蝶	24
李得乎	大雁	24
林星	柏林牆	24
雷島	西北風	25
張禮	最高峰／做夢	25
黃天賜	秋天 二首	25
林忠成	特別的馬	26
張國發	再回老地方／巖石	26
王丁貴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26
胡明橋	揮手作別 2012	27
彭國全	皺紋／老人斑	27

舒卷有餘情——女詩人作品選輯

鄭玲	每一滴雨是一朵蝴蝶蘭	14
林明理	凜冬將至／冬日	14
蕭敏	梵天	14
王妍丁	我的左耳朵紅了	15
夏子	劫後的感恩	15
圖雅	卡／一棵樹的遭遇	15
毓梓	四時	15
西楠	女銀行家下班了	16
龍向枚	相戀的樹	16
錢麗琴	燕子	16
陳葆珍	這年的鬼節	16
宋雨	乾淨老頭	16
周冬梅	以一個梨子的形式存在	17
施施然	北京舊事	17
落雲聽雨	順著河流去遠方	17
冰花	折	17
王麗穎	超低空飛行	17
錢雪冰	向自己的影子開槍／床的關節炎犯了	18

越華詩人詩作小輯

刀飛	走入歷史	18
施漢威	雨，一直下著	18
故人	老樹盤根	19
浮萍	發黃的家書	19

依雯	委屈	19
趙明	爽約／甜蜜的謊言／回到小鎮	19
林小東	長巷空等回響	20
小寒	愛情似水	20

譯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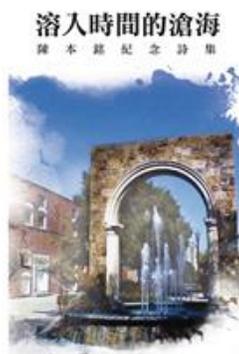
木也	露易絲·格呂克 (Louise Glück) 詩選	28
余問耕	越詩中譯	28
戴珏	普拉斯詩 3 首	29
伊沙、老 G	最好的湯瑪斯 第一輯	30
陳殿興	安德烈·謝尼埃◎普希金	31

評介

向明	讀辛波斯卡的詩〈不期而遇〉	34
孫德喜	南方雨夜的品茗	35
林明賢	馬禾里與越華現代詩	37
劉耀中	皎特魯懷·施納肯伯格	40

詩訊

詩訊	封底裡
封面	福清威繼光書法碑石



原新大陸詩刊創辦人兼主編之一，越華現代詩人陳本銘的第一本，也是他最後一本個人詩集《溶入時間的滄海》經於今年十月由台北秀威資訊出版。收入 1960-2000 的詩作，全書厚 300 餘頁，詩人好友秋原作序。透過本刊郵購連美國國內郵費，酌收美元 \$15.00 一冊。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 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向明

買《犄角》回來

——報告鯨向海

今晚放棄寫詩
卻去買了本你那長犄角的詩集
與匆匆拿去櫃檯結帳
店員看了直發愣
“這老頭怎麼會買這最滯銷的東西？”
旁邊的女店員非常小聲的附耳對他說：
“還不是趕時髦唄！”
一位也來結帳的長髮小姐看了看我
突然爆料似的大聲喊：
“我認識哪！
天橋上的那個擺攤算命的。”

我突然覺得我寫詩最大的好處就是
根本沒人認識你是什麼東西
即使你去買本詩集
看上去卻是算命的

2012/7/24

天人之患

對於天空莫測的諸多狀況
感同身受的是
亦如思想中突然出現的暗礁
胃裡面停滯的消波塊狀食物
腳板底下不慎厚積的贅疣
肛門內外難防的痔漏
或結腸內隱藏的息肉

總之，只要一抬頭望天
那滿天的風雲變換
我便混身上下同樣痙攣
總覺危機四伏
這都是受教太多天人合一的
想法害的
真是，天變與吾身何干乎！

2012/10/15

■遠方

鄂爾渾河草原行之二

1、
你可知道
很久很久以前
出自東海的神龍
遨遊四極八方
興之所至
仰天噴出一股水柱
一半化作經天的霓虹
驚世駭俗
另一半落向杭愛山後
風風火火浩浩蕩蕩
一路狂奔北上
於是成就了
今天的鄂爾渾河

2、
還有種傳說
當年九天神女
參加王母娘娘的壽筵
一時高興
隨手把盃中的美酒
灑向凡間
將雪白的水袖
當空一抖
翩翩舞將起來
於是一場傾盆酒雨過後
滿天的香風慶雲
舒捲集散
蒙古大草原上
鄂爾渾河呵
應運而生

3、
有種似曾相識的親切
那是對前世的成功穿越
河灘上這麼多卵石
白、赭、玄
三色的卵石

■馬蒂爾

我是多麼愛勞動

我要怎樣才能鑽進去
那水汪汪的玻璃缸
頭挪左一點，對嗎
你幫我從後面推一下
用力，使勁地用力
就像你把別人推進古井

一個很清醒的人，我
在玻璃缸裏脫胎換骨
水汪汪的水像誰的眼睛
我一下子猜出來了
就是不告訴你
只對那些金魚悄悄地說

看，我把玻璃缸洗得多乾淨
你想不到我是多麼愛勞動
水變得越來越透明了
水草青翠婀娜
誰的眼淚落下了一滴
釀成了起伏不息的波浪
我就騎上紅金魚出海遠航啦

是我們緣訂三生的信物
河水滔滔而去
我卻坐在岸邊苦思冥想
想把來龍去脈
想個透徹
我俯下身子
想解構眼前的卵石
把前因後果
看個究竟真切
鄂爾渾河呵
我同你
冥冥中的緣分
不寂不滅

■ 半 瞧

幻 覺

老想問哈勃太空望遠鏡
你能看到唐詩裏的月亮嗎？

你穿越銀河溯流而上
同時帶走我好奇的目光
而懷舊的眼睛竟擺動魚尾
循香遊進了李白的酒杯

眼睛居然可以與目光分離
各自探詢不同的時空
我於是看不見常人的看
常人也無法分享我的幻覺

當冰冷的鏡頭偷窺宇宙的黑洞
我惺忪的醉眼卻溢出月光

對面山坳的太陽

黃昏 是母親守候
孩子回家的時刻
對面山坳就張開了雙臂
等待天倫之樂的降臨

太陽卸下黃金面具
讓自己還原成
重溫母腹的透明血球
恩澤萬物的光明之主
每天都需要黑夜孕育哺乳

這個熟視無睹的秘密
直到暮色淹沒了
所有風景幻象
我才從霜月的淚光中
讀懂宇宙的身世
和晝夜更替的辛苦

■ 謝 勳

權力的身世

鼻孔朝天
赤裸裸
使出力距
在晦暗裡
在遊戲
規則的邊緣外

清廉的理論
才感動了人們
雄強的口號
卻已化身為權勢
忙著招徠
沒有身份的鈔票

沒有多遠處
市場裡一張張
滿身汗漬的模糊臉孔
也在忙著
忙著打點
粒粒的米鹽

即將沸騰的名字
一夜間
泡沫成
編號 2559
那冷漠數字
空茫

穿戴在光環上
那些串連的
高亮度的珍珠
陡然
失
聲

散

坐在餐桌邊上的人們
是我痛苦時
最想握住不放的真理
為一個同時掛著的慾望
人們彼此模仿趨進
餐具在餐桌上
手裏的武器
被彈奏成美妙的樂器
所有的愛恨與恩仇
在體弱發虛的屋裏
被理所當然地喂得精飽
因為接受了統一的麥子
也就沐浴了相同的恩澤
在離去的往後日子裏
等待新的奇跡
人們無奈以殘肢
與充血的眼睛
渴求敲響更加高檔的器皿
從最警世的語錄叢林裏
回坐到餐桌邊上來
讓所有難啃的與易啃的
異常順暢而徹底地
完成在相同的動作裏
此刻全世界的人
齊刷刷地坐在餐桌邊上
吊著饑餓的肚子
這又是我痛苦時
最想置之不顧的真理

2012年寄自福建

■ 醉 男

坐在餐桌邊上的人們

落
滿
地
連鐵窗
也不瞄一眼

註：台灣前行政院秘書長林某涉
及貪污而入獄，收押編號 2559。辦
案的過程抖出權力傲慢的一面。

■ 非馬

乾旱季節

連影子

都被曬得瘦骨嶙嶙
胸前飄著的幾根鬍鬚
也疏落焦黃

沒有露水潤喉
鳥兒不再來窗前
噤聲
擾人清夢
挑撥靈感

握著一支乾涸的筆
詩人眼睜睜瞪著
空無一物的
天空

別期望
這樣的日子
會有喜極而泣的
雨

耳環

左右
拱護的
一對衛星
叮噹搖響
妳燦爛的笑聲

而在陰雲遮住妳的臉
我隨時會迷路的夜晚
是它們準確地標示
曾經溫柔亮麗過的
妳月亮般的
存在

■ 藍亭

野菊花

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魯迅

一出門，好像撞見了你的秋天
那些仇恨橫在空中，投擲的炸彈如此真實
（說到真實的時候，好像已經不真實了）
什麼是真實的呢？那些沉浸在沙暴裏
面的王國
那些路邊，山頂不語的墳頭，
夾雜在文字裏面不離不棄的血脈在流
“絕望的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我苦笑著，看著激動的人群，那些可
愛的真實啊
我覺得裏面有話要說，卻說不出來

不是所有的捕獲都 在白天

有些列車是緩慢的，
有些人更慢，
坐在車上的，幾乎靜止
我們的一生似乎都在逃避
苦難在你卻是完全
抑或，理解一句古詞裏的雕琢
需要四季的等待，像林中鹿
你追的時候，她就隱藏
你退卻，她出來蹦竄
於是才有雨
有雪，好叫我們徹底慢下來
我幾乎快要懂得，
不是所有的捕獲都在白天

喜樂

想做個漁夫，或淳樸的農夫
早晚操勞一些細小的雜事
擔著魚蝦，或蔬菜去市場賣幾個錢

■ 李斐

南懷瑾先生

“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

——玄奘法師

人間憾事無數
安能長立西風傾訴
.....

“一無所長，一無是處。”*
哲人涅槃御氣羽化
太湖奇石沉重留言湖水深處
晚輩後學歷史書本定論短長
何幸兩岸弟子沾滿雨露福澤
世上有緣有情者皆蒙受定慧
眾說先生才高無從測量
著書寫詩哪裡一般凡俗
內功修行更見綿長
此生此世遺憾事物我何其多
唯獨未睹先生劍術最是神傷
文才武功道別時代最後宗師
默念北美浮雲雨水寄意隨行
沿著先生文字啟發智性路漫
回首故國過去凋零並不殘破
若有心取撫遍地是般若花朵
.....

人生憾事如何算數
悠望遠方何處可訴

2012年9月30日於紐約

*“一無所長，一無是處。”是先生遺言。

沒有孩子，流汗度日，就為個糊口
天黑，在蕭邦或夜雨聲中入睡
每天一面向著大海，
一面向著山下的稻田
或是菜地

還有一些稀疏的牛羊，低頭在吃草
細細咀嚼我新鮮的喜樂

2012 亞特蘭大

■ 嚴力

想透了

某個隱隱約約的想法
三年來一直並不清晰
今天我用了好幾個小時
終於把它想透了
這就像買回的一把新傘
幾年來第一次打開
不是因為下雨
而是想看看
雨是否藏在裏面

2011.8

靠近

長期為生存現象造句
順利的事兒總令我生疑
我已習慣
不順利的瞄準和措辭
所以光腳的道路上很小心
把十個腳趾頭分開來走
只要有一個到達了目的地
才會通知其他腳趾頭向其靠近

2011.12

習慣

三月的某天
杭州的臉色不太好看
小雨中有更小的春風
儘管一陣陣江南的氣息裏
沒有及時的陽光
但這塊被旅遊業
修理過千年的土地
依然是
國土身上的一個優點

我喜歡“修理”這個詞
許多複雜的關係被

■ 李雲楓

對話

你和魚說話
它可以聽懂你，它眼睛的顏色會變得更深
但它不會回應你，彷彿什麼都沒有聽到
你和鳥說話
它會轉頭望向你，目光射穿你的瞳孔
但它不會回應你，但它會在你面前停留
一分鐘
直到你的頭開始眩暈
你和神說話
祂會在你的血液中聆聽
但祂不會回應你
但你會感覺到憐憫，和沉入骨髓的悲傷

2012年寄自北京

互聯網修理之後
就能看到來龍去脈了
譬如西湖邊上一個
剛被失戀修理過的人
正在用手機給新的目標
發去一首情詩
就像我讀到雨在杭州的
春風裏
有著滴答發情的習慣

2009.3

即興

空曠無比
在多年個性化的道路上
突然感覺後面有人
回頭望去
原來是站立起來的影子
把自己嚇了一跳

2011.12.10

■ 徐建德

青春

在時間裡珍藏皺紋
風從你的頭髮裡散發出來
青春的氣息
酒裡釀成的靈魂
瘋了世界的怪癖
木輪在歌唱
一曲古老的愛情
你在河流的銀光裡
烤熟了一群魚兒的夢想
兩岸的女人開始遷移
男人們也沒有留下
讓鳥兒住進了樓閣
夢在鳥的尖叫聲中
戀愛是一輩子的黃河走廊

背影

你的背影
似乎是收藏了一束我的光線
遺忘糾纏著你的嘴
仰天問那隻慾望的鳥
夜色下波光湧動
樹蔭森森
找到你時
像一張濕透的撲克
用女人的腰賭彼此惶惶
時光釘滿釘子
星星眨巴著冷汗的眼睛
把夢連在一起
與樹枝們一陣狼藉
櫻桃落地的瞬間
也是孤單怪異的驚喜

2012年寄自昆明

■雷默

桂花之香

它那麼虛無，自由。
那麼濃郁，纏繞。
石頭，混凝土
巨大山峰。
誰能擋住它的身影？
穿越漫長的黑夜，
與陽光擁抱在一起。
好像一場遲來的愛情
多麼慌張而甜蜜。蜜月之旅。
熱愛這個秋天吧
彈指之間，鼻孔就將關閉
也許，就在明天。

幕府山之詩

喜鵲從眼前掠過
消失在綠蔭深處
洋槐樹吐出清麗的花朵
吐出時間的芬芳，大地之香

花朵從眼前掠過
落在了大地上
幕府山飛出豔麗的蝴蝶
蜜蜂，蒼蠅和蚊子

空氣的翅膀顫動著
鷓鴣的聲音顫動著
薔薇花，在烈日下睡去
醒來，在傍晚的雨中，黑暗之中

2012年寄自南京

■長篙

假如沒有死亡

假如沒有死亡
是不是該感謝這身破舊的皮囊
感謝塵世這輪癡狂的轟炸

沒有死亡 還有什麼叫可怕
威脅哪裡去了
一切都變得古怪
古怪的戰爭
古怪的憂傷

黑暗的鐘聲不再敲響
輕
空
靜
可以隨時穿越你的領空

而那時
我開始懷念死亡
懷念出生時母體的溫暖與小手的
伸張
懷念被遷走的家鄉與候鳥伴行
懷念雨雪一次次飄打在臉上
聽到
想到
看到……

假如沒有死亡

2012/11/4

屋裡就那麼幾個人

屋裡就那麼幾個人
側睡的
徘徊的
還有的伸出枯萎的手
向著火的取暖
有人說

■魏鵬展

留白

密密實實的字裏行間
按一按間隔鍵
留一點空間
主調中重複了副歌
高潮後的一個休止符
此處無聲勝有聲
小屋的牆上畫上一個小窗
未喝完的茶色旁
紅得太紅的口紅
七十一的綠色
路邊的小草還有
麻雀的褐色
橙色的月台上
站著又是橙色裙的
血色的高跟鞋
綠公仔閃爍
畫紙的尺寸太小
輕輕畫上紅燈
空盪盪的馬路上還有
一行行白色斑馬線

2012年10月23日下午

窗外下起了大雪
老者搖頭 世態炎涼並不稀奇
少者講 我要去打雪仗

歷經春夏秋冬
智者仍智
昏者仍昏

屋子裡就那麼幾個人
誰說話
都聽的清楚
只是有人嗓子大了
驚的樑上塵埃落地

11/6/2012

■ 達文

新生兒

在顫抖的山坡上
聽到你無助的哭聲

在尚屬陌生的溫暖中
你心酸的蜂窩
明亮如夏天

此刻你認出你已是我
而鐘聲漸低
你重新透視曠野
你把家
踢踏成驛站

山 鬼

我喜歡繞到月光背後
白花花的溪流裏

我在唱的歌
你也會
跟著我唱

河濱巨像

我們撐起兩個寂寞

我們的掌心偶然有風
我們虛擬著門

船來前後
雲的影子很淡

他們跳上我的腳背

他們掉進水裏
幾朵浪花

■ 蔡可風

謨字的研究

管家族的老宗人宣示
到了你們這一代
該全是用謨字輩了
謨 的說文和解字
前置或隨後的綴補 可
任憑父母或本人的心思
關係到這孩子終生的
運程 事業 和行止

這沉甸甸的謨字 把
一個個山東農民難倒了
不就是無字嘛 俺
管他要解釋作什麼謀與議 還
附加上大禹謨皋陶謨的先例
不挨餓 寒有衣 就算是
三生造化啦 你們這些窮孩子
淳樸 掩蓋了前哲對謨的先知

蘇聯的今天 是中國的明天
學習 也包括了要繁殖人類
由蛙般撒出來的蝌蚪種子
英雄母親們無法生產出
能抵擋連年大飢荒的人肉機器
土豆燒牛肉被寫成了
蘇聯人理想的共產主義
在山東 是一天三頓餃子

三面紅旗正在高高舉起 帶領著
跑進毛澤東描繪出的 思想境界
只是還靠槍桿子去維持 維持
不准踏出 那餓殍滿佈的中華大地
不准泄洩 那被高度保密的你知我知
文化革命活生生的全民教育
道路以目 成了覺悟程度的標誌
謨字 該擴展為全國整代人警語

想要混進軍隊裏飽餐一頓九個饅頭

■ 龍鬱

聽取蛙聲一遍

——祝賀莫言首獲諾貝爾文學獎。謝謝先生為中國文人爭光。

羨慕了六十年
也罵了六十年
不料，天上掉下的金磚砸中了莫言

他們把諾貝爾文學獎
頒給了一隻中國的——蛙
這隻蛙非同小可
吐氣開聲，讓瑞典驚歎
長在地球側面的耳朵
原來並不偏聽、偏信、偏疑、偏見
他們從蛙聲中
聽到了豐收的鼓點

只是莫要給現實主義
結紮、安環——
魔幻或荒誕與土地有關
當驚蟄的春雷響起
中國的蛙聲終於唱響了世界文壇

該意會 饅頭兩字的相似
還想減免當兵的肌膚受訓苦處
用搖動筆桿去替代扛槍桿 就
該忍耐 凡事絕對服從上方的指示
懂得黨的教育和培養接班人的真諦
黨 相信一個以謨字為名的戰士
暫且不妨 試一試了悟宗人
遵從文字從右往左讀的古訓 從此
謨字 分拆成莫言兩字是成功的開始

2012年11月13日於紐約

註：莫言本名管謨業，曾參軍並入黨
當作家，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希釋
放劉曉波。

■陳亞平

真理 ——致 gl

正如河水的流動回應天空，我無意測度
那些紙頁中最對稱的言辭
和我聲音中最衰老的預兆
回轉大地的氣息，又居留

夏天的塵囂和暗物，有誰還在乎
一個人活著的受難
是痛苦的善，與不可想像的罪惡
環視門廊，落葉退隱黃金的織圖
不知道，我會不會在神的驅遣下
在詞語的內心，改變我中年的孤獨
舊的時間裏沉淪著速朽的諸物

能在一生中追憶
一個貧乏的時代，與活著的至俗
彷彿徹夜的寒風穿越靈魂
讓我為自己放棄榮譽和幸福

生存的另一種孤獨

誰能說，比我一生中太遠的命運
已經在這個夏天，已經在我悲劇最後
加速的中年
像鳥的饑餓，為食物的每一秒鐘
為最後的四十年
我比身上的血液更勞碌，更一天天去承擔
那樣重量的無數生活

彷彿把日子顛倒過來，讓我在紙上
修飾一場戰爭的反面，是不是本來的惡
而善良只是一面閃光的鏡子
在過去的世界中，它一定會做到
它一定會為我的良心這樣寬解

居住在這座城市兩邊的河岸
孤獨，已成為我視線倒數的三分之一

■心水

觀舞

翩翩如展翅的彩蝶
婀娜輕靈旋繞光耀臺上
淺笑臉龐似蘭花次第微張
回眸扭擺腰身倏忽又轉向

六朵金花依次展顏
腳步整齊劃一伸縮
踢出聲音清亮悅耳
前後飛舞亂中有序

也不知鍛鍊了多少時日
舞臺上姿影誘捕著
觀眾們眼睛的焦點
高超舞技令人目不暇給

目眩神迷忘我觀賞
在激發雷鳴掌聲中
我才如夢初醒
為孫女誘人舞姿吹哨喝采

補誌：十一月十八日 Brighton Dance Academy 舞蹈學院
假 The National Theatre 年度演出兩場，剛完成墨爾本大學畢業試的長孫女黃如珮 Rachel Wong 與另五位同屬舞蹈老師
合演四幕現代舞與一場芭蕾舞，觀舞老懷激動、有詩。

2012.11.22 日季春於墨爾本

消散在河尾的飛煙，這空氣的靈魂
生命之謎的鑰匙，誰又知道
是我接近於零的
真實，像戲劇的最後一幕
孤獨是宿命的

2012年寄自重慶

■袁昌明

等待

有乘客們漫長的等待
等那繞道而延誤的公車
還有那冬草的等待

有傳說中獅王的等待
等著撲咬真實幼小的斑馬
還有深藏於噩夢中夏日的等待

有窗櫺上蘭花的等待
未知礦裏鑽石的等待
還有你所站所視之處的等待

還有黑暗的等待
等著你將其壓縮成文字
並將之薄薄地撒在空白紙上

不像冬天的星星將光芒把持在光年裏
你完成寫作之後的等待
還有更加漫長的等待

（英詩原載美國《藍色第五評論》，後選入《最佳網路新詩選》，作者自譯中文）

南華蟬

沒人聽說過你
在深深的泥土中辛勤勞作
無聲無息地吮吸根須裏所有的聲音
一氣長達十三年之久
直到你飛至沾滿夏色的枝頭
蛻去你土氣的外皮
將你的全部生命唱進一首歌
趁太陽為黃葉降落之前

（英詩原載加拿大《他音》，作者自譯中文）

■余問耕

茶都涼了
怎麼還姍姍
未來

任我們心急如焚
除了紅燈
巴士還一站一站
把乘客
吞吞吐吐

謊言精美包裝
也難瞞你一雙法眼
遲來的歉疚若再解釋
更加愧對你的古道熱腸

想當年黃埔 惠州詩會
到今天的香港飲茶
如果老蔡 銘華也在
你說呢

話匣子一開
你的笑語依然爽朗風趣
越港悅講
說不盡的詩人詩事

心熱茶涼
道別是期盼下一次相聚
換個地點好嗎
堤城的和風細雨
何時得沾青勁挺拔的
古松

茶涼心熱

——敬贈古松詩人

2012年11月15日

距離

——敬贈冬夢兄

有一種距離
超乎時空的差距
使人無法逾越

越南——香港——深圳
間關千里

■古松

《異鄉人》的啟示錄

四十年前我在道南河畔認識你
響亮的名聲飛越指南山下
衡陽路上遂有寸寸的尋找
一個時代的光輝不減當年
你在我連串的莫明中
執著地解說
“我”的存在

離開木柵的歲月早就風乾了
禿頂上滿是你留下的思考
“異鄉人”也好，“局外人”也好
是誰把心靈與肉體的存在分割
是誰在判斷塵世的對與錯
誰又可以將“毫無疑點”解說請楚
兩道不一樣的世界

今日庭內依舊寂寞灰暗
庭外的世界有天藍
我的心有太多的紛擾
早已冷漠
回不到過去
分不出你我
存在是一閃而過的空白

註：經卅多年法庭聆訊工作後，再讀
《異鄉人》有感。

2012年寄自香港

一兩小時即可跨越

有一種聲音
卻似一道無形的城垣
使人望聞止步

有一種失望與無奈
在我我心中
因那不念情義的背叛與攻擊

慶幸二十多年來伴我

■冬夢

戀水蓮花

風來的時候
你的甜膩語言
總讓我在盛夏聽得
至為清楚

哪怕是一隻
輕輕點水的蜻蜓
翩翩獨舞

別驚動樹別驚動落葉
秋深
想念我
想念陽光嗎

為什麼不讓青鳥猶憐
這朵戀水的
蓮花？

剩下一點點綠色的秋天，驟然一隻掠
過了無數比辛酸更酸的酸子樹的青鳥
沉沉穩穩停在雕花窗框外。這麼多年
來，這只帶來希望憧憬的青鳥，領著
你我越過佈滿塑膠碎片，曲折崎嶇的
泥路，渡過風霜，歷盡滄桑，一步步
迎向璀璨晨曦，終於找到你我心中的
玲瓏水晶花瓶。

（文句摘自王婉娜詩友之〈青鳥〉）

有你同行
茫茫詩路義無反顧

且把往昔恩怨拋諸腦後
斯路難行終仍有伴
出關入境不計距離

2012年11月20日

後記：赴香港參加會議後，冬夢兄伴
我從九龍出香港，入深圳再轉回香港。
歡聚數日始回越南。

■杜風人

圍人

神州深深長長的大內歷史
 豢養的靈長動物
 長有一條會巴結的長長尾巴

蜿蜒萬里長長的長城
 豢養的一條曲曲長長
 且學會搖尾的烏梢蛇

巡視一遍失去自由的栓馬樁
 不拘一格的唐三彩圍人
 驚見他豢養的是一條長長的路

酒誌：圍字音兩，古時的養馬人叫圍人。

Oct. 1-2012

食日族

在釣魚台獨釣滄桑千百年
 姜太公啊 您老人家釣上了
 幾許風雲 多少詭譎

盈盈一盞東海風浪的釣詩鉤
 為什麼一句也不上鉤
 后羿醉箭射下的一枚蓬萊落日

孤獨漂島無為的漁翁
 可以用壽司刺身當餌

酒誌：釣詩鉤，酒也。餌，下酒物，雙關語也。

Oct. 8-2012

■輕鳴

垂釣者說

臺上、船中、岸邊
 活水、死水直面
 遙想秋水、天水
 一坐就是萬載千年
 短線、長線
 實線、虛線
 永不變換鉤杆的角度
 誘餌惟有貪心飢腸

釣
 東西流通的圓滑
 釣
 沉淵潛底的厚黑
 釣
 難逃在劫的運道
 我的詩

我的詩
 就像馬蹄
 水泥的人行道上
 留不下丁點兒痕跡
 空境中得得作響
 慢板、快版
 Vivace、Maestoso
 踏出驚蟄的萌動
 奔放漩渦的旋律
 沖撞黑洞的記憶

我的詩

是一把多功能的月牙刀
 可以把史前的野牛解析成幾何原型
 還能將摩天樓厚重的黑影斬碎鏤空
 砍殺蒼穹，虹橋斷魂，雲鵬斷翼
 即便是銀河，也要斷流

■于中

波羅蜜果

如一部
 封面帶刺
 的心經
 內裡撕開
 都是一瓣瓣
 金壁輝煌的
 甜言蜜語
 那絲絲柔情
 還裹著
 一頁頁
 軟綿綿的
 前因
 後果
 訴說著
 圓寂的
 經過

10/9/12 寫於休士頓

我的詩
 拆穿了，只不過一些
 字碼的組合堆積

無題

太陽的泥石流
 淹沒了大都市末世的蔓延
 驚恐擴張瞳孔，如同注射了腎上腺素
 釋放的神色性感，原始生機勃勃洋溢
 迪斯科的節奏鼓動裸露的肚皮
 刺青的漢字“竹毛羊大”令人會意
 撫摸巨柱的瞎子畫出的像
 令旁觀的警探大加讚賞
 鏡頭疊加鏡頭，恰似做愛的男女
 有情無情似假似真合二為一

舒卷有餘情——女詩人作品選輯

■鄭玲

每一滴雨是一朵 蝴蝶蘭

——致曉渡

沙漠的夜
夜的沙漠
沒有聲音
沒有人
沒有樹
沒有花朵
也沒有光亮
尤其沒有
水
渴死了

很久了
我在荒漠掙扎
望著遙遠的天體
我祈禱
祈禱每一顆星
變成雨
變成使萬物復蘇的
液體

星星啊
你的光輝
你的高貴和榮耀
我能欣賞 仰慕
但我需要的
是水
我只要
光輝四射的
每一顆
耀眼的寶石
都成水滴

這天
神跡出現

有一顆
我凝視過很久的
星
他的光芒
化而成甘霖
每一滴雨
是一朵蝴蝶蘭
我立刻置身於綠洲
我看見人了
看見樹木花草了
聽到聲音了
我的宇宙
鋪滿蝴蝶蘭
幽香被深情的
雨水濕潤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林明理

凜冬將至

一片片葉
落成
一幅幅水景
在星宿之間
此起彼伏

離鄉太遙遠
魚兒馱我
咀嚼著
歷史的煙雲
啊正月——

一隻蝙蝠
就要飛起來
把我矇住眼
像霧中羊
直扎向
穗谷的天邊

冬日

臘冬，白雨霏霏
我走出長巷，
風，藏在桉樹林裡
神秘而狂奔
黑色枝桠上的新葉
正注視著我
像個奇幻的修士。
我偷眼望去，才片刻
已不見雨痕；
而熟悉的咖啡店前
昏黃的燈光似寂寞的小孩。

2012/10/15 寄自左營

■蕭敏

梵天

——獻給中國西部的世界屋脊

遊移的雲朵，表達了你的存在——高遠、蔚藍、纖塵不染。日光遼闊，月光深邃。帶著親愛的詞語上路，帶著飄揚的情思旅行，在路上，以為自己存在著行走的姿態和美感。仰面見你，無論臉頰下風雨無數，無論眼睫上晴空多少，滿眼都是飛翔和雲朵。

經幡獵獵，只匍匐於你的肅靜！群山湧動，能高過你的腳底？所有的風，不是無原無故的吹拂，世界需要這樣的梳理和眷顧。星光和燈光盡情揮灑，站在地球上離你最近的地方，親吻不到你的藍。

把手伸進雲站過的地方，輕輕招呼與高天融為一體的翅膀，翅下有濃鬱的夜色，更有繁星的故鄉。風清雲淡，梵天蒼海，你讓每一片羽毛鼓足勇氣，拉伸高度，抬起望眼，證明生命正在飛行……

翅膀為你徹底醒來，鷹的盤旋，托載雲的期待。

■王妍丁

我的左耳朵紅了

我確信 你將和我一樣
左耳朵紅了
是我用右耳朵在想你
你的左臉頰成了玫瑰色
是我用右臉頰寫下了一首
玫瑰色的詩
親愛的
一想你一個人要走
那麼遠的路
我就想變成你旅途中的
水杯子 青蘋果 一碗泡麵
或者你手中的拉杠箱
要麼做你車裏的一隻靠枕
一塊玻璃
一盞燈光
只要能看著你
或是被你看著
都好

2012年寄自北京

■夏子

劫後的感恩

氣候異常成一朵雲
綴滿火山煙塵
戰爭的雨
說下，就下

鴿哨淋過酸雨
回身吞噬
吱不出聲的吶喊
曾經飽受的驚嚇，開始
彈·性···疲···乏

理性失憶

我們從事起憂傷的逃亡
那些裂變，過往
詰問的碎片
足夠拼湊起一座廢墟——
這世紀初堆砌的
文明

創口咬著心
渴望換藥時刻最難撫慰
靈魂開出休眠處方
失控慾望
偏愛搖頭丸
愚行不斷基因改造
克隆無為成癮的自然
刺青一處處
兀自癱腫的浮華

貧窮遭綁攀上“量化”天梯
偷渡誰手頭的寬鬆
千萬隻蝸牛被迫繳械
淒厲的呼喊
撐不住黃金傘下
減肥者敷衍的叫囂

憂慮躺在懷中
枕著將臨的煙硝
假寐的夜
夢，和慘淡的真相
哪一種結算
更接近收成

儘管數算這些
仍須懷著 劫後的感恩
仍須祈禱
聖樂，會在黃昏來臨

祈禱那些風霜，我曾歷過的
那些足印裏盛滿的落葉
我是說或許……
都聚攏來 還煨得暖
孩子的希望

2012年加州

■圖雅

卡

一張卡
在銀行，插入
反復幾次

它有點疲憊
有點心疼
還有點不著不落的渙散之感

它是誰的身子？
被房子壓扁了的一張卡？

一棵樹的遭遇

兩隻鳥，在我的枝上
吱吱喳喳

第二天一隻鳥沒來，另一隻鳥
告訴我她不喜歡那只鳥
第三天她告訴我那只鳥有病
第四天她告訴我不要和那鳥來往
第五天她告訴我如果不拒絕和那鳥來往
總有一天會受連累
於是我抽出一天工夫研究抑鬱症
再抽出一天工夫研究精神分裂症

終於明白，都是病鳥
冬天到了，我想砍倒這棵樹

2011.11.20 天津

■毓梓

四時

草莖顫抖
牛棚，烏雲和雨水

這是六月
我被雷聲驚醒
被震顫嚇醒
這吱扭扭的四季
節氣在床震
潮水肆意的氤氳

起伏的堤壩
日出了
之後是來年
桃花滿野
我做了姐姐

■西楠

女銀行家下班了

女銀行家下班了
女銀行家脫下行政外套
輕巧盤繞腰間
左長右短：一件前衛小禮服
女銀行家穿亮紫色襯衫
鬆開頭三顆鈕扣，喘氣兒
低調的肉色內衣
此刻的一對士兵
換上6英寸細高跟
亮紫色
派對手包仍是這顏色
女銀行家打散頭頂的髻
濃密的棕捲髮落向肩頭
一跳一跳
傍晚7:15
三十出頭
五官平庸的女銀行家
下班了
從一個男性統治世界
急匆匆奔赴另一個
兩點之間
經過的路口
一隻神采飛揚的小野貓

2012年寄自倫敦

■龍向枚

相戀的樹

漫山銀杏與香樟
你是哪一棵
如果你先於我長成一棵樹
在我還是一顆種子之際
請你告訴我
我選擇泥土的方式
單一而執著
在不能行走的一生中
我要和你並肩在藍天下
如此近，如此不能接近
我要擁有和你一樣的陽光
一樣的雨露
一樣的泥土的芬芳在腳下
我發芽，吐芳，拔節，我成長的高度
要靠近你的肩膀
月光下，我們一起呼吸
一片葉子挨著另一片葉子
如果秋天來臨
你落葉，我也落葉
層層疊疊，在死裏相依
我們並肩站著，不言
不語

■錢麗琴

燕子

希冀掠起春的細浪
把溫馨帶給故鄉
啄綠了村莊山巒
銜來了神奇的遐想
擲地有聲的鄉音

晶亮亮剪刀
裁斷了潔白的許諾
當我擦開細細的塵封
再閱讀你的驕傲
更多的
便是最初最初的滄桑

■陳葆珍

這年的鬼節

Halloween 時節怪風 Sandy 在紐約

近四十年
紐約人
沒少過對你的膜拜
美麗的花園
裝扮成荒野的墳場
扮著你
狂歡在繁華的街道上
可今天
是不是不滿意這樣的慶典
你要親自出馬
讓這個不夜城
沒了光亮

漆黑的海面
只有你慘白的身影
死靜的城市
只有你可怕的叫聲
你不聽
被吹倒的老樹在哀嚎
你不顧
被卷走的老婦在呼救
是不是不滿
往年街上行走的假鬼
硬要把活生生的人
變成真鬼

在驚恐中掙扎的人
仍在盼著
你身後的晨曦
明年的這一天
還要為你舉行盛典

2012年10月31日

■宋雨

乾淨老頭

暫時還是黑夜

我敢肯定，我不會再睡了
當我和那個乾淨老頭在一起

誰？
那個乾淨老頭

我們一起吃
憤怒的西瓜
兩個傻瓜

我沒有打開窗戶，傻瓜
獵犬自窗口一閃而過

後來，我聽你說
“我戒酒了，自從我不再寫詩。”

紅色的淚，滴在鈕扣上
哦。兄弟

“你永遠幾歲？”
“15 歲左右”

“還有一週 55 週歲”

“你說，一個人怎麼會一下子老了？
布考斯基？”

他不在。

■周冬梅

以一個梨子的形式存在

梨花的美，我不敢肯定。
是形而上學的
抽象的，沒有危險的

梨花的笑，我不敢保證。
是發自內心的
純潔的，不帶一把小刀的

為了愛情不過早地死去
我把淚藏在淚裏，把傷疤結在傷疤上
然後以一個梨的形式存在

也許酸澀。也許硬邦邦的
請原諒，我一生就這麼點脾氣

■施施然

北京舊事

城牆傾斜。像一個時代
離去的姿勢。你散開髮辮，膨脹的美
侵入我的眼睛。那是冬日，北風
比現在青澀。我們並排
走在昆明湖灰色的岸堤上，看落日
把餘輝灑向冰層
那遼闊的微光。無辜，真實，又持久
如同我們體內起伏的閃電
你舉著吃了一半的糖墩兒，紅色的風衣
像一面旗幟。你說如果遇上壞人
會和體育委員一樣，第一個站出來
保護我（我說為了你我也會）
兩個畢業前夕的高中女生，神情愉快
並不知，再往前，一個保持著少女的完美
從另一個的生活裏永久地缺席

■落雲聽雨

順著河流去遠方

裸露的石頭，堆在河岸上
芨芨草蔓延在向陽的斜坡
幾艘正在撒網的漁船
重複著漁人的動作
似乎從幾個世紀前就已開始
夕陽的光輝正一點點暗下去

一群在水邊生長的人
踩著節拍日落而息
毫無懸念，猶如頭頂的星子迸發
等待，半開的菡萏

歲月 投下一張張蒼茫的臉
和千瘡百孔的漁網

打撈沉入水底的生活
拉長人們無助的渴望
重疊，映射，泯滅，消失
等待重生和成長
我渴望自己和一尾逃脫漁網的魚
順著河流一起去遠方

■冰花

折

樹葉綠了
花兒紅了
姑娘的愛盛開了
春天裏的“秋風”刮來了
樹也不綠了
花也不紅了
春天也跑了
姑娘的愛凋謝了

■王麗穎

超低空飛行

沒有疑問
這需要技巧和勇氣
要在山崗、灌木叢及山谷裏
反復練習。或許
還要屏住呼吸，自己製造浮力
或許，還要流血，甚至付出酬勞
要晝伏夜出，要大隱於市
找到不為人知的縫隙，找到
螢火蟲的家，看它們
如何交配，生產光明之子
要做睜著眼的盲人，捂住胸口的疼
從搖晃的草尖裏摸出風聲
保持時刻的清醒
當然，這樣的飛行是危險的
只有身體裏藏有翅膀的人
才能把它當作一次旅行

■錢雪冰

向自己的影子開槍

槍 握在手中
平舉 瞄準 食指搭上扳機
緩緩用力

槍響時
開槍者閉上眼睛

開槍者竭盡所能
參與了搶救

站在被告席上 開槍者發現
作為物證的槍 槍口裏
長出兩片嫩芽

床的關節炎犯了

床的關節炎犯了
骨頭與骨頭直接對話
針尖對鋒芒
誰也不肯後退半寸
碰撞 擠壓 刺刀見紅

一張孤獨的床
夜半時分 終於憋不住
喊疼

●舒卷有餘情

越華詩人 詩作小輯

■刀飛

走入歷史

我走入歷史
那是一條五千多年長的隧道
那裡有遼闊的天地
有錦繡的山河，也有
小橋，流水，人家
亭台，樓閣，大宅

我不觀看北京皇城曾經的雍容
也不觀看六朝金粉曾經的嫵媚
我徘徊在寥落的坊間
掇拾一地被遺棄的磚瓦
以及牆垣上慘綠的苔蘚
破碎的痕跡，斑剝的圖騰
都能低聲向我訴說
當年史記遺忘的珠玉

所謂飲馬黃河的壯志
所謂笙歌燕舞的昇平
我已熟稔在年少的書本中
也曾經嚮往過，驕傲過
龍的傳人過，以及
也曾經朗朗誦讀過
每一朝代的興衰

我走入歷史
那是一條深邃冗長的甬道
我走在淒淒，冷冷，戚戚
連月光都畏縮不前的巷弄
我要尋覓那如怨如訴的賣唱者
纖纖十指猶抱琵琶半遮臉
撥弄出叮叮咚咚的琴聲

正是階前淒涼的點滴
還有那臉色比月色更蒼白的盲者呢！
運指如飛，按捺拉送間
嗚咽便從破舊的二胡中
洩漏出風雨中的殘荷景色

我蹣跚而行
我要瞧瞧在歷史身後的背影
我不眷戀二十四橋的曲折艷麗
也不眷戀十五元宵的燦亮燈海
我只想獨自躡躑朱門的後巷
瞧瞧微亮處，那群蹲著等待著
一飯施捨的蓬頭垢面

我走入歷史
那是一條黝暗狹長的軌道
我不訪尋夕陽斜照的烏衣巷
也不訪尋人去樓空的大觀園
我信步來到尋常的百姓家
質問那些飛來的燕子
為何離開曾經夜夜笙歌的王謝大庭

我正襟面對歷史而坐
我凝視歷史，也讓歷史凝視
我驀然發覺
歷史的裝扮過濃過份誇張
我要動手術，把整容過的光輝歲月
還原到本來應有的素臉

2012/09/15

■施漢威

雨，一直下著

數聲精神病患者尖叫
震烈生命經脈
砍斷光明手臂
甚至 杜甫
也驚嚇得不知所措

淚，直淌
流成滿街泥濘
流成涉足小河
流成車輛擱淺
流成聲聲怨對

霓虹燈獨擁自我的孤寂
不歇叩窗的情痴
教人心躁
長夜在濺濕的夢裡掙扎
漆黑中金蛇猶不時閃出窺探眼神

雄雞迷亂於時間觀念
灰濛曙光中 推窗
天空還是那付哭喪臉
愁對
滿階狼藉的敗葉殘梗

25/10/2012

■故人

老樹盤根

這一招硬橋硬馬
容納了許多麻雀的歸宿
罡風猶如提神的咖啡
暴雨等於一場快意的豪飲
又腰笑看風雲
羨煞蔓延在腳下
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草
摹仿著睥睨朝與夕的
日昇
日落

■浮萍

發黃的家書

箱底深藏的家書一封
發黃的露出是先父斑斑字跡
直指我當年的無知無感與冷漠

心脈跳躍字裡行間
一聲噓寒
句句問暖
是我今天那份少有的珍惜
如寶收藏在心坎

■依雯

委屈

就一句話把心絞疼
手中的杯
狠狠地
一扔
滑落
紅白格上晶瑩碎片

怒目相向
張口結舌
睬

睬睬

睬睬睬

痛 在百般煎熬之中
是難得發洩的快感
抑壓

緩解

心底那陣劇烈的吶喊
一想起
辛酸鼻水
忍不住的淚
掉

下

來

25/10/2012

■趙明

爽約

突如其來的外一章
雷公掌勺雷婆不小心
刷落了滿盤子

陳年舊事
哭哭又啼啼
那九點鐘約好的陽光加咖啡
醃了十年
灰塵和頭屑
風衣裡甘當忍者的
蟲子
統統給晾了

午後的果園
到處是輪子碾傷的稀粥
只有那震耳欲聾
柴可夫與麥當娜亂倫的
交響
原來是青蛙們在開
例會

2012.10.15

甜蜜的謊言

一張乖巧的小嘴巴
不停撅著
撅著
把厚厚的夜色鏤空
一個精密的彌天大謊
在幸災樂禍的樹枝掩護下
懶洋洋若無其事
似天真少女在曖昧的太陽眼皮下
鋪開誘人的胸脯
聰明一世的蒼蠅
奮不顧身充當英雄
牠堅信自己
印證著飄入天堂的美感
那不過是撅著嘴的蜘蛛
送上臨終的
一吻

2012.10.23

回到小鎮

我披上瘦弱的寒霜
回到那染紅少年夢想的小鎮

那年匆匆離去
你纖弱的影子在老朽的榕樹下定格
成為一方依靠
如今
歲月已長成一排豐滿的綠竹
又是那風
試著撩撥我發黃的記憶
你用過的香水
把周圍的花都灌醉得不省人事
那條沿著河邊一路小跑下去的泥道
我把手延向盡頭的門鈴
想像著電椅開關被摠下的淒慘
或許
我該裝作迷路的老馬
太陽剛剛轉身
夜便把故事染黑了
月亮又把我變成無家可歸的
流浪漢

2012.10.26

■林小東

長巷空等回響

——緬懷菲華詩人雲鶴先生

走近你
沒有貓的長巷
如走進
秋
落地的憂鬱

當她，讀不懂你
淚水中獨有的鹹
你以歌的最高音
射殺飛揚意志
跌落
何止是一具折翼的翱翔
還有我眼中
浩瀚的淚

寂寂長巷
最深的悲涼

莫若等不著
聲聲回響

如今，雲中的你
徜徉於天地
寡飲滿杯孤獨
是否已經淺嚐到
絲絲甘甜

唯感欣慰
是你種下的那一株
野生植物
今天，在華僑心中
茁壯成長

2012.10.12

註：《沒有貓的長巷》乃詩人雲鶴最後一本詩集。《野生植物》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小寒

愛情似水

1. 過熱

我們的愛
似爐上的開水
不停地蒸發
最後只剩下
燒焦的
壺子

2. 過冷

走進你的世界
就像
走進了冰川
寸
步
難
移

■銀髮

草坪上那些蒲公英剛剛花開
未及招展
就被割草機
匆匆
攔腰割掉

這就難怪
鄰居的美籍越華老鄉
如是說

怪不得
青蛙上了岸
筋疲力倦的鯉魚
還在拼命地游呀游的

怪不得
別人都忙於收割了
遲到的你
才剛剛開始翻土
播種所剩無幾的餘暉

怪不得
他的孫女已經上了大學
你還天天為著
抱孫
而望天打卦

怪不得
果園裡
所有的花都謝了
所有的嫩果
都上幼稚園了

祇有以假亂真的
塑膠花
正在自我陶醉
還依然如故地開呀開的
堅持
退而不休

所以這就難怪
鄰居的美籍越華老鄉
如是說了

2012-9-6 北卡

●越華詩人作品小輯

■陳銘華

印象武夷

山是好山！水是好水！地方是好地方！茶是好茶？肉是好肉？價格是好價格？好山好水好地方！好茶好肉好價格？早上隨風午間隨竹筏黃昏後隨張藝謀浮游在一襲輕飄飄的大紅袍上

夜色和床第發酵的，時間和陽光釀造的，人文和傳言組裝的……哎呀不是酒，更不是歌，這只是我寫給你們笑談的“微型實景山水印象散文詩”吧了

2012年9月1日武夷山

落葉滿階紅不掃

涼風起秋末。當人們以為死亡已經來過，生命卻突然甦醒，像方格圖案一格格向前喧嘩。是的，喧嘩，人行過，他們相互傾軋；鳥飛過，他們吵翻了天；是的，一格格，有些一格黃幾格白，有些一格白幾格紅，有些紅白相間，有些黃紅相間，黨派林立……但憑人行道上斑斕的色彩便知道哪家住著墨客詩人？是的，詩人，繽紛熙攘，幾乎能將文字分行者就算是了

說到這裡，你難道不擔心許多年前自己隨口唸著那首〈詩人不掃落葉〉的時候，到如今整條小街的大門都還在大聲呼應嗎

2012年11月4日大選前

■康偉明

迷陣

當身體與影子重合，
和絃奏響，迷陣開始。
這只是某個故事的開端。

撐開蜷曲的迷宮圖，盯著腦袋殼，
手裏的槍上膛，甲殼蟲出身，
身上的裂紋有著磁性。水在玻璃下晃動。

長途的旅行，無限拉長著神經線。

你從未從夢中分離。
當身體與影子重合，
和絃奏響，迷陣開始。
故事開始進入尾聲。

生活的迷陣誰也無法破解，如同腦袋頂著黝黑的肚皮，上膛的槍越過茫茫的宇宙，升騰的骷髏煙閃電般進入生活。

捉弄

一個上帝被迫中止的逗號；
一句被打斷的無根之話；
一個無法擦除的失誤。
這些缺胳膊、斷腿的人，像極了
城隍廟裏被打壞的泥菩薩，
兀自躺在地下鐵裏。

空空的瓷碗猶如一隻白暈的
巨大眼球，對峙著來往的人群。
人們的視線裏閃過驚愕的
記號，卻僅止於驚愕。

而在出站口的另一端，一個雙手
被鋸掉的人，用嘴夾著毛筆，
在白色的畫布上寫著遒勁有

■丁忠誠

雪的短笛

一、
雪抱緊雪
用寒冷相互取暖

二、
當我思念某個女人
眼前，無數雪花紛飛

三、
雪落無聲
天空分成兩個世界
空白的白
雪白的白

四、
哦，雪花
被自身的河流航運

五、
孩子、童年和板凳狗
我與它們
隔著一道永恆的雪牆

2012年寄自南京

力的字。人們的視線裏閃過一道
讚揚的光芒，而瓷碗繼續
吞噬著金幣。圍觀的人群拍手，
和煦的陽光普照大地。

看到這一幕，我彷彿明白了什麼。
生活還在前進，而殘缺的我
正在把生活捉弄。

2012年寄自湖南

■北塔

拜苦路

——致耶穌

引

這條路，無論順走，還是逆行
都是一柄劍，懸在半空，隨時
可能墜落，插入世界的肚臍眼
刺穿每一個朝聖者的喉嚨

第一站

是你趕走了我們身上的魔鬼
讓我們從灰塵裏爬起來
從地獄的嘴邊回到餐桌。

我本是來看你，要向你道謝

好不容易擠進混亂的漩渦
當總督和國王都說你可免死
我暗暗慶倖，卻不敢喊出來

我隱約覺得祭司和法師要害你
我不會把頭腦交給他們，可是
當人群齊喊釘死你時，我的喉嚨
也癢了一下，我也附和了一聲

第二站

很多女孩的脖子上掛著十字架
精美、小巧，甚至鑽石般閃爍
當她們徜徉在超市裡，一邊
撫摸商品，一邊擺弄十字架——
像她們的恥骨一樣輕，隨時
可以被取走，又放回。而你的
十字架，龐大，沉重，遠遠超過
人本身，你背負著它，像螞蟻
背負著被雨淋濕透了的樹枝
像一座山要壓垮你的骨架
這兩根即將腐朽的木頭
肯定要比你的肉體更長久
卻因你的骨頭而才會不朽

第三站

是木頭打敗了骨頭，暫時，必然

你跌倒，像枯樹跌倒在壞天氣裏
風大，你被自己的落葉圍困
而羅馬的皮鞭暴雨一般捶擊
你的全身，兵丁手中的毒蛇
吐著毒舌，光是它的影子就讓
四周茂盛的草木黯然失色

連衣服都成了束縛，你伸開
雙臂，以免徹底跌倒！是的
你跌得還不夠徹底，那一路
監督的長老變成了一團烏雲。

第四站

在十字架和大地之間，是你的
血肉之軀，在母親眼皮底下
被肆意虐待。此時，她不想
擁抱聖子，只想擁抱兒子
但在你和母親之間，是不可
逾越的十字架的陰影。誰比誰
更心痛？都受到了雙重的折磨。
相見不如不見，但誰能擋住
母親的腳步？連荊棘都聽懂了
母親的哭訴，但誰會理睬她的
哀求，摘下你頭上的荊冕？

第五站

沿路所有的大門都對你緊閉
你所有的門徒都在躲避風頭
只有西蒙家的門突然打開
他勇敢地邁出了高高的門檻
一副陌生的肩膀遞過來
從被迫到自願，十字架
是一條路，連接起多少腳印
幫你的手只有那一雙
更多的手握著武器
橫互在你和我之間
還有許許多多，閒置
在你和十字架之間

第六站

你的臉上沒有眼淚，只有
塵土和著鮮血，謝謝那位

年輕母親寬大的手帕，足以
洗淨這個世界的臉面。市場的
吆喝也許會弄髒你的目光
也許那最後蒙在你臉上的
布匹本身就有污垢，也許
我就是這個世界臉面上的
污漬，躲在鬢毛的草叢裏
耳洞的魔窟內，是否有一塊
大膽的手帕把我徹底擦去

第七站

現在，你的肉體比十字架還要重
雖然內部完好，卻已被嚴重破壞
你跌倒了，讓十字架替你站一會兒
西蒙繞到前面來攙扶你，你拒絕了
你要他好好扶著十字架，如果它
倒了，你這一跤就白摔了，你
這一路就白走了。苦難與榮耀
在這條路上是同一輛車的兩個輪子
全都屬於你，那輛車卻不是你的
我寧願追尋你的腳印而不是那車轍

第八站

耶路撒冷的女人跪倒在你身邊
把孩子托舉給你，卻不是託付
她們的哭聲無法留住你的腳步
你寧願讓孩子把十字架當玩具
也不讓孩子的母親為你哭泣
當年暴君因為你而殺光兩歲
以下的嬰兒，如今，你的苦難
快要到頭了，而孩子的苦難
才剛剛開始，這也許是你最後
一次看見孩子，當他玩弄著
十字架，你感覺肩膀輕了許多

第九站

誰也沒有說過：人不能在同一條路上
同一個十字架下，跌倒三次
這次壓倒你的，不是木頭
也不是肉體，而是精神的負擔
包括我強加給你的那份期盼
母親希望的，不是你再次爬起來

而是就此給苦路劃上句號

當那壓在你身上的木棍被擱開
你卻又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
這條路已經吸飽了你的血汗
和女人的淚水，依然張著大嘴！

第十站

從你身上被剝掉的是人類的尊嚴
讓他們拿去遮羞吧，而你所裸露的
他們動用所有的烏雲都遮不住。
你的身體成了罪孽漫過的田疇，
地震刮過的大地。傷痕疊加著傷痕
每一縷細風都是柳葉刀，吹得你
皮開肉綻，饑渴的小草和石子
接飲著那從你身上滲出來的血滴
所有人都把衣服裹得更緊
沒有一個敢於脫下自己的衣服
披在你身上，沒人敢裸露自己

第十一站

修長的鐵釘，在榔頭惡狠狠的敲打下
刺穿了你的掌心，連木頭都疼得發抖
大叫！你終於跟木頭合二為一了！
被當做木頭，才能享受木頭的待遇
只不過沒有一把火能成全你，讓你
與木頭同歸於盡。母親不忍看下去
坐在地上，她的黑色袍子像母雞的
翅膀，只能保護那些棄兒似的石子
她的十指深深插入砂土，彷彿要
親手挖掘一個洞穴，埋了她自己
但是砂土只同意接收她的淚滴！

第十二站

母親的手攥著砂土，幾乎要攥出水
當她把手舉起來、鬆開，當塵埃
回到塵埃，你已經不能再看她。
那些殺人越貨的總是被釋放
或者死在你後面，有足夠的時間
嘲笑你。是啊，上帝捨棄了你
但他捨棄的是你的肉體，為的是
收回你的靈魂。而靈魂，是連你

自己都捨棄不了的。只有當靈魂
捨棄了肉體這個十字架，才能
升上去，在上帝身邊找到座位
當十字架反過來背著你站起來
死神來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

第十三站

你下來了，而十字架依然高高聳立
靈魂上天了，而肉體還在地上堅守
盼望著早日復合。只有死亡能讓你
變回嬰兒，回到母親的懷抱。昨日
被強行打開的手掌此時已徹底鬆開
那被血汗和污穢逼成了野獸的長髮
此時，在母親的撫摸下，馴順得
像一隻家養的老貓。你平生第一次
平躺在大理石上，接受男女跪拜
我沒有唱哀歌，總有人在哭泣
正如我沒有吹笛子，也有人跳舞
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我奮力伸出
雙手，碰觸到的只是十字架，彷彿
那是另一個你，替你站立在這裏！

第十四站

大地已經喝下你奉獻的鮮血
歷史已經接納這 500 米的控訴
而你的身體像一本書，也已經
被看完，被合上，被擱置
在別人的書櫃裏。只有你自己
走出來，才會被再次閱讀
所有烏雲都願意被化作雨水
徹底歸於大海，而祥雲希冀
自己能藏進山洞，在陰暗中
與山同在。會有閃電說明你
劈開巉岩，回到宇宙的子宮

結

千百年的億萬人的痛苦
壘在你一個人的十字架
你替他們贖了所有的罪
所以他們身心輕鬆，再
不認為自己有罪。你的肉
只是麵包，你的血只是

■王桂林

耶路撒冷

死去他們仍懷抱仇恨
山坡上埋著不一樣的信仰

這樣幾個詞把他們分開：
上帝，耶穌，默罕默德

都是神的兒子卻各自宣稱
基督，猶太，伊斯蘭

他們在天空深處接吻
帶著滿臉無辜的神情

耶路撒冷
牆上仍留有新鮮的彈孔

禱告

雙手和臉頰緊貼著石頭
指縫裏漏出滿山墓園

不能用謎語解釋謎語
死去靈魂才開口說話

紅酒。你的出生和死亡
都違背常理和法規，而你
一直堅信那是上帝的安排
其實你比大祭司和律師
更加固執。你跟他們一樣
相信天地間只有一位上帝

我的家離你只有 5 個時差
我也有上帝，但不叫耶和華
你們那位把魔鬼逐出天庭
打入地下，而我們這位總是
跟魔鬼出雙入對，也會失敗！

這面東漢銅鏡 鋒芒逼人
我在它面前輕易地
返回原形 三十年前的父親
從鏡子裏現身出來
一種衰敗氣味 伴著民國
二十七年的咳嗽聲
突然與我撞了個滿懷

當年從鏡子裏跑出來
就丟失了返回的路
父親舊時教書 我習文 寫詩
這一切承接多麼自然 沒有一絲懸念
父親教書是一個過程
我寫詩又是一個過程
如同一個人在路上終生奔波
轉了若干個圈子 又
繞回來 抵達
宿命的原點

現在我看見一些人 仍然從鏡子出進
身上散發出死亡氣息
鏡子是誠實的 誠實的就像
過眼雲煙

發現

在我家牆根 一棵地地菜開花了
突然的發現讓我感動
我不知道 那麼弱小的生命
是怎樣捱過乾旱 饑餓 和嚴冬
它高高地舉起小手
大聲發表卑微的誓言

多少年來 我一直安靜地坐在
失語的角落 關閉自己的聲音 慾望
放慢速度 靠右行走
裹緊身上鱗甲 和氣味
讓那些蜂蝶去追逐
高處眩目的陽光

可是今天 一朵野花
一朵在角落裏綻放的信仰
它卑微的高貴
打亂了我的生活節奏

姜華 鏡子

■ 李小波

黃昏

簇擁的紅玫瑰的火燒雲，在西天
灑下金色的灰燼，一切漸漸淡去
那些消隱的背影，我們的前身
慢慢褪去光環的肉體

“黃昏，你為什麼總是那樣憂鬱
總是以暗淡的天光表達亙古不變的淒
美呢？”

世界無語，淒淒的芳草遍灑天涯海角
都忘記吧，那些恐懼，銘記或者遺忘
黃昏，流光帶走了灰塵、枯骨以及時間

“記得那年秋天……”

錯過的人，在飛舞的時光裏
舞蹈，高歌，或者懷念

蝴蝶

孩子，你看到了那只蝴蝶嗎
它和你一樣，落入凡間的精靈
在螢火蟲的空中，在青青的草叢裏
一樣甜蜜，一樣溫順，一樣柔軟
心靈的視窗，不要被塵垢遮蔽
所有的紛爭，在視窗之外
穿過老家的籬笆牆，穿過當年的時光
羞澀的少年，跟你一樣不知所措
孩子，蝴蝶，多想我們一樣單純
那些樹呀，草呀，花呀，莊稼呀
它們在老家，在院牆頭伸展的
狗尾巴草上
在純真的心裏，在我們綿延百年的村莊

2012年寄自襄陽

■ 李得乎

大雁

然而我，並不試圖
從一些雪泥鴻爪中，
搜尋舊跡
和淚水，
只是，如果我，
忽然出現在你的婚禮上，
在人群背後，
遞交禮金，
和炭火盆似地喟歎，
我不敢保證自己
不會變成一隻大雁，
脫離人群，
踽踽獨行。

■ 林星

柏林牆

那一夜
撕心裂肺的
一聲狂叫
讓那一對對
有情人
從此
咫尺天涯
默默守望
四米高牆
流不盡
三十年辛酸淚
又是一夜
那牆轟然倒塌
兩顆心
從此一起跳動

■雷島

西北風

西北大地上的一場盛宴。將來未來
一些石頭，正在打磨自己粗礪的表面
幾株小草在坡底，孩子般地探頭探腦

彤雲聚集。前奏在不斷加深
一座房子獨立在曠野中，表面安祥
四面看不到窗戶。一個人立著
衣袂飄揚，毛髮早已豎起。眼睛微閉
比任何事物都要幽深

一場孤獨的風，被冠上一個響亮的名字
與一片地域聯結，懷揣大地的使命
即將面世，亮出兵刃

一路吹殺過去。擊打脆弱的心
持續的呻吟。一地鹽白，晾曬赤誠
時代的大橋橫跨東西，荒涼一夜間
滲透繁華。那些鮮豔的欄杆
比風聲響亮，將在腐朽處斷裂

溫度持續降低。西北風就要來了
一場盛宴，將席卷一切
虛弱的靈魂，簌簌發抖
冷峻的靈魂，巍然屹立

2012年寄自新疆

■王群

絕地蒼狼

如果一切都是奢望
那就將它遺忘
仰望渺渺蒼穹
星辰、朗月
如何一切盡成鏡像

淪陷入深深的迷惘
遠方遙遙路茫茫
我背負著一地黯然

一匹絕地蒼狼
在荒原上孤高自唱

■張禮

最高峰

活著高興些，想明天幹嘛
你會笑著對我說
此時你的眼光亮得像閃電
似乎洞穿我那點可憐的羞恥
面對你寬大的寓所
我總是飾演一個小丑
我喃喃著嘗試把恨掏空
疏遠寂寞，想放縱一下自己
把動物的愛給全掏出來
可不幸常與人相伴
在你想放出心中的河流
那陰冷的苔蘚正要見到光感
幸福卻哽咽著，愛好像就在天邊
我一直把你當最高峰仰望
理想這東西一直在高談闊論
內容空洞而缺少骨骸
你一遍又一遍演繹
天空的紋脈，大地的構想

做夢

我的夢太多，夜晚做的夢
會連著白日夢
有時只好在陽光裏假寐
走著打盹。夢太多
我只好放寬醒著的時間
遲遲不願就寢
限制夢向縱深的延續

我的夢黑魘魘的，低伏著
沒有向日葵那閃爍的光芒
夢中總有走不完的路
還有一種獨處極地的寒冷
有的夢沒有痕跡，醒來時只覺得
有過一場虛幻的夢境

■黃天賜

秋天

菊花

秋風打開了最後的城堡
一萬雙手捧出黃金和白銀
九月的頭頂，藍色風暴滾動
白雲像一個人的一生，變化
莫測下一刻是什麼
此刻，大地瀰漫成熟的體香
一個老人對著即將失去的鏡像
反復尋找自己

2012-9-23

浸泡

菊花的香在氾濫
從腳或手邊開始向遠處湧動
一株就是一粒酒麴，金黃或者
潔白，在重陽裏發酵
我極力登高，迎接一陣又一陣
的浪頭
蕩滌塵埃。潮水退去
十月的大地剩下潔淨之身

2012-9-29

夢讓睡眠處於另一種亢奮

做夢，靈魂會自己漫出家園
與軀體相離，夢中的人會很危急
總想在蒼茫的海上，找到船帆的桅杆
昨晚，我又再做一個夢
夢中的主角是魔鬼與天使

2012年寄自雲南

■林忠成

特別的馬

愛是一匹特殊的馬
三流劍客只懂用鋼鐵去喂
二流劍客用草原去喂
一流劍客，用水滴與水滴之間的撞擊聲
就把這匹馬喂得四蹄生風

在夜晚踩過眾多屋頂，不發出一點聲音
把對方夢裏的草吃掉也不發出一點聲音

馬是每個劍客身體的延伸
劍是每條河流的延伸

平時，劍客總是獨自回來
誰也不清楚馬被他牽到哪裡去了
天漸漸黑下來
一支軍隊悄悄潛伏在許多人睫毛下
誰都不點破這個秘密

枕邊戰爭結束了，馬派不上用場了
從此它的作用由淚水代替
馬群不再來的屋頂，荒草狂長
劍客屋頂的草與鄰居少女的草糾纏在一起
妻子念叨著：馬啊馬啊，你回來吃草吧
回到主人身邊去吧

許多人沒能及時把夢潑出去
腦積水了，盼望十五那天
馬群出現，狠狠踢踢自己的腦殼

以水為劍的高手，把自己藏在深深的秋天
深到連自己也找不到
他現在不屑與任何人過招
一過招他就會變淺，馬就會浮上來

2012年寄自福建

■張國發

再回老地方

依然一樣的情景
似曾相識的山菊花
怔住了，似乎詫異著
我的突然到來

樹下的那塊頑石
壞壞地竊笑著
因為陌生的青草
肆意地札痛我的雙腿
因為陌生的青草
已然覆蓋了
深深淺淺的那些腳印

草地上熟悉的空氣
由不住讓自己遐邇起
那種帶著口香糖味兒
由溫而灼的擁吻氣息

點著香煙，面對荒蕪
絲縷般的記憶和思念
嫋嫋而起，或許
連綿不斷的煙味
嗆到了那片已停止的雲
也或許，雲怕擋住
我想她的穿越而緩緩挪移

終於，慈善的夕陽
勸慰我別太傷感
並遣來了我的背影
生拉硬拽著我離開老地方

歸石

你是汨汨的潤溪
我是靜靜的石頭

對外界我巋然冷漠的外表

■王丁貴

當秋風重又 吹響在耳邊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我的心充滿了依戀
黃葉輕輕飄落在地面
你的身影消失在眼前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我的心充滿了依戀
熟稔的陽光照到麥堆上
一切的景象又仿如從前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我的心充滿了依戀
手攜手走過的小溪邊
不見你憂傷的眼臉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我的心充滿了依戀
風聲要到何處纏綿
低低訴說逝去的昨天

當秋風重又吹響在耳邊
我的心充滿了依戀
默默細數離別的時間
我夢中出現你甜美的笑臉

是為了表示對你的忠誠
也是為了掩飾對你的熾情

不經意地
你的輕盈曼妙
激起了我的層層波瀾
帶走了我無盡的思念

沒人知道
我的心跟著你走了

■胡明橋

揮手作別 2012

撕下的日曆紙片，在冬日安靜的陽光裏
無聲無息飄落，成為身後的一片碎屑，隨風而去
此刻，站在歲月的門檻，我駐足回首
72、82、92、12，時間的一個個節點，宛如鏡頭畫面的切換
命運之手輕輕按動著快門，成就了今天的我
——冬日的天空下，一個如同工蟻般匆忙而平凡的身影
渺小而又卑微

整整的一個 2012，在馳名的將軍山腳下
我常常在急速的上下班的路途中默默側目觀望
身邊那條流淌了不知多少載的潢河，水漲水落，逝者如斯，永遠奔流不息
身那邊連綿而起的山坡，怪石嶙峋，仿若一直在濕濕地透著灼熱的氣息
這個影像，慢慢定格成為腦海中最深處的膠片
在那一刻的靜止的“奔跑”之中，我彷彿聽到了
在城市地脈深處擠壓出的輕微呻吟，彷彿聽到了
在悠遠宇宙高空飄飛而來的喃喃低語
我不僅再次感覺到了平凡和樸素中的詩意
也享受到了蒼白平常的外表下蘊藏的富麗豐饒
並驚異地發覺：那些曾經不經意間從我身邊溜走的光影
竟是那樣的打眼、那樣的具有質感

（只有故鄉，才可讓我們浮躁的心永遠獲得寧靜）

世間的事，與自然有著太多的契合：從原始的發軔、萌動
到激越的張揚、勃發，彷彿一切的一切
要麼化為平常的溪流，等待著奔湧抑或冰封
要麼便成為最後的蟬鳴，等待蟄伏或者脫殼
我發現，曾經的累累傷痕已經幻化成溫柔的花朵
許多怨對，在切齒之後，才感到真的應多些寬容與撫慰

揮手 2012，疲憊的臉上已早早掛起一抹淺淺的笑容
我想飛，隨著那來自自然，永不厭倦、永無牽扯的風，自由自在地高高飛起
我相信：未來的一切都是新的，因為前面肯定還會有許多值得銘記的日子
即使還有不速而至的灰塵飄落到我揚起的雙頰，我亦相信
——在 2013、在未來的更多的日子，它們也一定會是新的味道！

2012 年寄自河南信陽

■彭國全

皺紋

人是萬物之靈
自必然要承擔世上最艱巨的工程
在臉面上開鑿
一條條洪溝
讓水汨汨流過去
疏通歲月長河浩瀚的流量
不致堵塞成災
免得天地玄黃 宇宙洪荒
又渾沌起來

老人斑

不種在萬物生長的土地
偏偏播種在臉面

長出的
青春痘，比
澆水，鬆土的勞作還受罪

望它焉了，枯了
就乾淨了

豈料它的根是禍根
已經五六十年了
卻深埋不死
竟長出褐黑色的毒蕈
剷除不掉

2012 年寄自紐約

萬聖節

甚至此刻，景色仍在變幻。
山巒暗了下來。牛群
套著藍色的輓入睡了。
田野
收拾得乾乾淨淨，麥稈
整齊地捆好，堆放在路邊的
委陵菜叢中，月牙兒升起來了：

這是豐收或瘟疫的
荒蕪之地。
妻子探身窗外
伸出手，就像在付錢，
而那些種籽
那麼獨特，金黃色，叫喊著
來這兒吧
來這兒吧，小傢伙

幽靈從樹裏偷偷溜了出來。

幻想

讓我來告訴你吧：每天
人們正在死去。這只是開始。
每天，在殯儀館，新的寡婦誕生了，
還有新的孤兒。他們坐著，雙手合十
試著想想新的日子該怎麼過。

他們到了墓地，有些人
第一次來到。他們害怕哭泣，
有時也害怕哭不出來。有人俯身
告訴他們接下來做什麼，也許只是
說幾句話，有時
把黃土撒入敞開的墳墓。

之後，他們回到了屋子，
那裏突然擠滿了訪客。
寡婦坐在沙發上，無比凝重，
人們一個接一個地走近她，
有時握著她的手，有時抱一抱她。
她找點什麼話和他們說說，
向他們道謝，感謝他們的到來。

在她心裏，她想讓他們離開。
她想回到墓地，
回到醫院的病房。她知道
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這是她唯一的期盼
渴望時光倒流。只要一點點，
就可以回到結婚那時，回到初吻。

東方三賢

走向世界盡頭，穿過裸露的
初冬，他們再次出發了。
多少個冬天了，我們看著它發生，
同樣的神跡顯現，當他們穿過
沿途湧現的城市，他們的光輝
被鑄刻在沙漠上，然而
卻對我們緘默，這就是
智者，在特殊的時刻來朝拜
什麼也沒有改變：屋頂，穀倉
在黑暗中閃耀著光芒，一切如他們所想。

池塘

夜用它的翅膀覆上了池塘。
在指環般的月亮下，我能辨認出
你的臉龐，遊弋在米諾魚和微微
迴響的星星之間。夜空下，
池塘的水面如金屬般。

在水中，你睜開雙眼。那裏住著
我記得的一段回憶，我們
彷彿一起回到童年。我們的小馬駒
在山上吃草，灰色的身體
帶著白色斑紋。此刻，它們和
死者一起吃草，那些人像
孩子般在花崗石碑下等待，
透明而無助：

遠處的群山聳立，
比以往顯得更幽暗。
你在想什麼，靜靜地躺在水邊？
當你這樣凝望著的時候，我想
觸摸你，然而沒有，因為
在另一種生命裏，我們流著相同的血。

葛悠

黃昏

黃昏要哭了你還不回來
看到嗎？
黃昏的雙眼通紅

今天立冬
黃昏一人
黃昏發抖
抖得厲害

我親吻黃昏被曬黑的臉頰
黃昏的眼淚流動
我的眼淚也流動
像黃昏
淚光閃閃

只好讓風 吹走罷了

愛人哪
昨晚有個男孩迷路到了我倆神聖
的居所
我緊密收藏你愛情的居所
但是
那傢伙熱狂
膽大地以來電的眼神捲入你的愛情
讓愛火蔓延
濃濃
馥鬱
天哪
我怎能抗拒那一陣暴風
罷了 只好讓風吹走
吹走

普拉斯詩 3首

◎戴珏

秀薇亞·普拉斯 (Sylvia Plath)，美國著名女詩人，小說家，“自白派”詩浪潮的推動者之一。1932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1955年畢業於史密斯學院，獲得優等獎。之後又獲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深造，在此期間結識了英國著名詩人泰德·休斯並同他結婚。1960年，普拉斯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詩集《巨神像》。不久，因丈夫有外遇婚姻出現問題，1962年離異。1963年2月自殺身亡。普拉斯死後出版的詩集包括《精靈》、《渡河》等，還有她唯一的小說《鐘瓶》。1982年普拉斯獲追頒普利策文學獎。

下雨天的黑色禿 鼻烏鴉 Black Rook in Rainy Weather

在僵直的細枝高處
有隻蹣縮的濕黑禿鼻烏鴉
在雨中整理又重整它的羽毛。
我不指望會有奇跡
或意外

在我眼中將這景象
點燃，也不會
在這任意的天氣裏再去尋求什麼目的，
只任憑滿是斑點的葉子凋落時飄落，
不帶禮儀，或預示。

雖然，我容許，我偶爾
希望沈默的天空
會回回嘴，我真是不能抱怨：
有一小束光可能還是會
從廚房的桌椅那兒

白熱化地斜射出來，
彷彿天上的燃燒
間或佔有了最遲鈍的物體——
給予賞賜，光榮
也可以說是愛，於是令一個

本來無關緊要
的停頓變得神聖。不管怎樣，我現在小心

走路（因為就算在這單調，破敗的風景中
也有可能出事）；帶點懷疑
但審慎；不知道

有什麼天使會決定
在我附近突然閃耀。我只知道
一隻梳理黑羽毛的禿鼻烏鴉能如此煥發
能控制我的感官，拉起
我的眼瞼，讓我得以

歇息片刻，暫時不用畏懼
完全的平常。有運氣的話，
在固執艱難地走過這疲憊
季節的同時，我會
拼湊出一種勉強的

滿足。奇跡會發生，
只要你願意把那些時斷時續的
發光技巧稱作奇跡。等待又開始了，
長久地等待那天使，
等待那罕見、隨意的降臨。

死胎 Stillborn

這些詩活不了：令人惋惜的診斷。
它們的腳趾和手指都長得夠好啦，
它們的小腦門兒因專注而凸起。
如果說它們沒能像人一樣四處走動，
那絕不是因為母愛有任何缺乏。

噢，我真不明白它們出了什麼事！
它們的形狀，數量，以至每個部分都很適中
它們那麼愉快地坐在鹵液裏！
它們笑啊笑啊笑啊直對著我笑。
但肺還是充不了氣，心還是不會跳動。
它們不是豬，它們甚至不是魚，
雖然它們有小豬和小魚的神氣——
它們要是活著就更好，它們本來是的。
可是它們死了，它們的母親狂亂得快要死了
而它們只是傻呼呼盯著看，對她隻字不提。

愛麗兒^① Ariel

黑暗中凝止。
然後是無質的藍
山崗與距離的流駛。

上帝的母獅，
我們變得如此一體，
腳跟和膝蓋的支點！—— 犁溝

分裂、掠過，與我無法
抓住的脖子
的棕色弧形類似，

黑奴眼
莓果拋出深色的
鉤子——

一口口黑色鮮甜的血，
一片片陰影。
另有東西

把我在空中拖過——
雙股，毛髮；
我腳跟的碎皮。

白色的
戈黛娃^②，我剝掉外皮——
死去的手，死去的嚴苛。

而現在我
對著麥子吐泡沫，海浪的閃光。
小孩的哭喊

在牆裏融化。
而我
是那支箭，

與那飛濺、自毀的
露水，有著一致的沖勁
飛進那紅色的

眼，黎明的大鍋。

^①愛麗兒可能指作者常騎的一匹馬。莎士比亞《暴風雨》劇中有個精靈也叫愛麗兒，因曾被一位魔法師所救而成了他的奴隸，在完成魔法師佈置的一系列任務後最終獲得了自由。另外在希伯來語中，愛麗兒的意思是“上帝之獅”，因此有學者認為這個詞可能也像聖經以賽亞書中那樣象徵耶路撒冷。

^②戈黛娃指11世紀英格蘭的一位貴婦。根據傳說為了讓考文垂地區的民眾得以減免她丈夫麥西亞伯爵施加的重稅，她曾赤身裸體騎馬穿過當地的街道。

重創之後

他，生病的男孩。
被鎖在一個視角裏
舌頭僵硬像只獸角。

他坐著，將其背轉向這幅玉米地的畫。
纏繞在他下巴上的繃帶提醒著塗抹。
他的眼鏡厚如潛水夫的。一切都懸而未決
爭吵不休仿佛電話在黑暗中突然響起。

但他身後的這幅畫——一道風景，
給他帶來寧靜儘管糧食是一場金色風暴。

天空像藍色野草，還有漂移的雲。
黃色巨浪滔天
一些白色襯衫在航行：收割者——
他們沒有投下任何陰影。

有一個男人遠遠站在田野上，他似乎遙望著這條路。
一頂寬闊的帽子使他的臉變暗。
他似乎正在觀察這兒的房間裏這黑暗的人物，或許還想提供幫助。
不知不覺間畫面開始擴大、敞開，
讓病後的沉思
無效。它是火花和重擊。每一粒都像火種將他喚醒！
另一位——在玉米裏——給出手勢。

他已靠近。
無人注意。

黑泳者

關於史前繪畫
是在撒哈拉沙漠裏的一塊岩石上：

一個黑泳者
很年輕，在一條古老的河裏。

沒有武器或戰略，
既不休息也不著急
切割分離出他自己的影子
任其從溪流的河床上滑下去。

他努力獲得自由
逃離沉睡的綠風景，
終於來到岸邊
做一個與影同在的人。

錫羅斯島

在錫羅斯港，退休的貨船躺著等待。
船頭連著船頭連著船頭。停泊了很多年
開普里恩號，蒙羅維亞。
克里托斯號，安得羅斯。
斯科蒂亞號，巴拿馬。

黑暗的照片漂浮在水面上，它們顯然是被丟落的。

像我們童年的玩具，已經成長為巨人
並且指責我們
我們從未成為什麼。

塞拉特羅斯號，比雷埃夫斯。
凱西奧佩亞號，蒙羅維亞。
大海已經讀透了它們，從頭至尾。

但是我們第一次來到錫羅斯島，是在晚上，
我們看到月光下船頭連著船頭連著船頭，心想：
多麼強大的艦隊，多麼宏偉的整體！

夫婦

他們關燈，潔白窗簾
微光一閃，片刻溶解
像藥片丟進黑暗的玻璃杯。繼而上升
旅館的牆上升，溶入黑色夜空。

愛的運動已經解決，他們睡了
但他們最隱秘的思想見面了，彷彿
兩種顏色見了面然後彼此相交流
在一張小男生畫作濕漉漉的紙上。

黑且靜。但是今晚城市已經
拉近。帶著熄滅的窗。房子已經靠近。
它們站著，靠得緊緊，若有所期，
來了一群人，他們的面孔，毫無表情。

在鍛造中的船頭 裏有一絲寧靜

在一個冬日的清晨，你感覺到這個地球
是如何在向前翻滾。一股來自於未知的
氣流噴射著
擊打著屋牆。

被運動環繞：寧靜的帳棚。
和遷徙的羊群中秘密的頭羊。
在冬日的憂鬱之外
一個顫音升起

來自於隱藏的樂器。它像矗立
在夏日高高的椴樹下，帶著
一萬對昆蟲翅膀的喧囂
在你頭頂之上。

安德烈·謝尼埃

——獻給尼·尼·拉耶夫斯基

普希金作◎陳殿興譯

譯者小引：

安德烈·謝尼埃（Chénier André, 1762-1794）是法國詩人，記者。積極參與法國大革命，屬溫和派，在刊物上為吉倫特派辯護，審判路易十六時為路易十六辯護，因而引起雅各賓派政府懷疑，以與君主制勢力勾結的罪名於1794年7月26日（熱月7日）被處死。《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說：“一般認為他是18世紀法國最偉大的詩人，作品大多在他死後25年才發表。謝尼埃不但影響了19世紀整個詩壇，而且他的政治鬥爭和傳奇式的英勇犧牲使他成為歐洲英雄詩人的象征。”翁貝托·焦爾達諾作曲、路易吉·伊利卡作詞的歌劇《安德烈·謝尼埃》自1896年在著名的米蘭拉斯卡拉歌劇院（La Scala Milan）上演以後，一直在世界各地上演，經久不衰。

普希金十分贊賞安德烈·謝尼埃的詩，據俄國學者研究，他曾把安德烈·謝尼埃的四首詩翻譯或改寫成俄文^①。在俄國文學裏，據我所知，除了普希金以外，巴拉滕斯基、費特、勃留索夫等大詩人也都曾經翻譯過他的詩。

普希金也十分欽佩安德烈·謝尼埃的英雄氣概。這首詩再現了安德烈·謝尼埃就義前夕的思緒，塑造了一個英雄詩人的形象。

安德烈·謝尼埃是被獨裁者殺害的。法國大革命遭受的挫折並未使普希金失望。正如他在詩中借安德烈·謝尼埃之口所說：

我們推翻了國王。我們卻選舉屠夫
和劊子手當了國王。唉，可怕！唉，可恥！
可是神聖的自由啊，
純潔的女神，這不能怨你

詩人相信“自由”還會回來，他說：

你還會回來的，帶著復仇和光榮的使命，
你的敵人還會倒下去

普希金相信自由最終必將勝利。他是正確的：法國人民前赴後繼經過一二百年的奮鬥終於得到了真正的自由。

現在有些人看到利比亞、埃及等國推翻獨裁者之後出現一些動亂就馬上告訴我們不如當初不推翻獨裁者。在這一點上，他們遠遠趕不上二百年前的普希金。這也就是普希金之所以成為令人萬世景仰的大詩人原因之一。

普希金這首詩是在他被流放南俄期間寫的。在詩裏，有些地方，他借題發揮，抒發自己的胸臆。他在給朋友的信裏曾提到這一點。

從“歡迎你，我的星辰！”到“陰暗的暴風雨必將消逝！”，被書報檢察官刪掉，在雜誌上發表時用四行刪節號代替。1826年這段詩被冠以〈紀念12月14日〉題目以手抄形式在民間流傳——12月14日是俄國十二月黨人起義被鎮壓的日子。其實這首詩是十二月黨人起義半年前寫的，題目是傳抄者擅自加的。1827年，沙皇政府查獲後，對普希金立案審查，普希金不得不在1827年一年之內為自己辯白四次。1828年結案，決定由警方對普希金加以秘密監視。

除了普希金寫的這首詩以外，20世紀大詩人茨維塔耶娃也寫了一首以安德烈·謝尼埃的名字為題的詩（譯文見《新大陸詩雙月刊》2005年10月第90期）。

雖然憂傷，被囚，可我的豎琴
仍然要歌吟……^②

正當世界用驚訝的眼光
注視著拜倫的骨灰盒，^③
拜倫的亡靈在但丁身旁
傾聽著歐洲豎琴的輓歌，

另一個亡靈在召喚著我，
他早就在那苦難日子裏
沒有哭喪也沒有輓歌，
從斷頭臺走進了墓室。

愛情、樹林、恬靜的歌手，
我要在你的墓前獻上一束鮮花。

陌生的豎琴響起來了，
我要歌唱。聽眾只有你^④和他。

疲倦的劊子手又舉起了大斧，
召喚著新的犧牲品。
歌手已準備就義：沈思的豎琴
最後一次為他歌吟。^⑤

明天行刑，民眾又可以大飽眼福；
可是青年歌手的豎琴
在歌頌什麼？它在歌頌自由：
它至死沒有改變自己的忠貞！

“歡迎你，我的星辰！
我歌頌過你天仙似的容顏，
當你在風暴中升起，
當你的倩影像星火一樣閃現。
我歌頌過你神聖的雷電，^⑥
當它摧毀了可恥的堡壘，
把古老的專制政權
變成了灰燼和恥辱；
我看到過你的兒子們的無畏勇敢，
我聽到過他們生死不渝的盟詞，
聽到過他們那氣壯山河的誓言，
和他們對專制獨裁者的無畏回答。
我目睹過他們像滾滾浪濤
把一切都卷走沖垮；
熱情的人民喉舌興高采烈，
預言大地開始獲得新生。
你睿智的天才已閃現出光華，
神聖的殉難者的英靈
進入了偉人祠，萬世留名；
騙人的外衣被剝去，
腐朽的王朝現了原形；
枷鎖脫落了。法律
依靠著自由宣布了人人平等，
我們高呼：“無比幸福！”
唉，可悲！唉，癡人做夢！
哪兒有自由和法律？只有
屠刀在統治著使我們受苦。
我們推翻了國王。我們卻選舉屠夫
和劊子手當了國王。唉，可怕！
唉，可恥！

可是神聖的自由啊，
純潔的女神，這不能怨你；
在狂暴的民眾盲目衝動時，
在瘋狂的民眾卑鄙肆虐時，
你離開了我們；你治癒創痍的功能
被血腥的帷幕遮住；
可是你還會回來的，帶著復仇和光
榮的使命，
你的敵人還會倒下去；
民眾曾經品嚐過你的聖潔醇醪，
仍然希望再度暢飲；
他們急不可待，如火燒火燎，
上下求索，到處找尋；
他們一定能找到你。得到平權的庇蔭，
在你的懷抱裏，他們將得到甜美的休息
陰暗的暴風雨必將消逝！
可是我看不到你們了，光榮快樂的日子
我被判處死刑，只能活幾個小時。
明天行刑。劊子手將得意洋洋，
抓著頭髮把我的頭顱提起來
給冷漠的庸眾觀賞。
別了，朋友們！我的屍體將被胡亂拋棄
不會安葬在那個花園裏，在那裏
我們曾探討學問，暢飲歡宴，悠然自得
曾說過我們死後屍體要埋在那裏。
不過，朋友們，如果
你們懷念我是真心實意，
那就滿足我最後的囑托：
請你們偷偷地為我的命運哭泣；
千萬不要讓眼淚引起懷疑：
你們知道，我們這個時代哭泣也有罪：
如今連為親兄弟也不敢掉眼淚。
還有一個祈求：你們上百次聽過我的詩
那是我的飛逝思緒的結晶，
那是我的青春年代各種各樣的憧憬。
那是我的希望和理想，
那是我的眼淚和酷愛。朋友們，這
些詩章
保存著我的整個生命。我祈求你們
去阿維利^⑦和范妮^⑧那裏找到它們，
把無辜繆斯的禮物搜集起來。
上流社會的苛評者和傲慢的空談家

將不會理會它們。唉，我的腦袋
過早地被砍掉；我的不成熟的天才
沒有創作出崇高作品來揚名世界；
人們很快就會把我忘掉。可是，朋友們
你們如果愛憐我的亡靈，就把我的
詩稿藏起來，
等暴風雨過後幾個悼念我的好友
偶爾聚在一起讀讀我虔誠的詩作，
久久地聽著，然後會說：這是他，
這是他的話。我會忘卻沈睡，離開墓穴
走出來隱身坐在你們中間，
聽著朗誦，為你們的眼淚所感染……
也許還會為你們的愛感到安慰；我
的女囚^⑨
可能也會臉色蒼白懷著悲戚傾聽愛
的詩篇……”

柔情的歌突然停止吟唱，
年輕詩人低頭沈思遐想。
他的青春歲月帶著愛情和惆悵
從他眼前掠過。美人銷魂的目光，
歌聲，歡宴，火熱的夜晚，
一切都復活了；心飛向遠方……
詩句像泉水汨汨流淌：

“與人為敵的才華，你把我引到了
什麼地方？
我生來是享受愛情，享受安寧歡樂，
為什麼我會拋棄了默默無聞的生活，
拋棄了自由和朋友，拋棄了甜蜜的
優遊自得？
命運撫育著我的黃金般的青春；
無憂無慮的歡樂伴隨著我，
聖潔的繆斯跟我共度閑暇時光。
在喧鬧的晚會上我倍受喜愛，
我談笑風生，出口成章，
受到家神保護的屋宇響徹我的聲音。
酒宴狂歡令我感到厭倦，
新的火焰在我心裏點燃。
早晨我終於出現在心愛的姑娘面前，
她正在焦慮不安，怒氣衝天；
她噙著眼淚威脅著我，

責怪我終日歡宴浪費了大好年華，
她趕我走，罵我，又原諒了我，——
我的生活多麼甜蜜地流逝著啊！
為什麼我要拋開這恬淡質樸的生活，
投身到政治漩渦，那裏可怕，恐怖，
那裏有野蠻衝動，那裏有愚昧的暴徒
那裏爾虞我詐，心狠手辣！我的追求
你把我帶到了什麼地方！能實現什
麼抱負，
我，一個忠於愛情、詩和恬靜的人，
在卑污的戰場上，面對一群可憎的暴徒
我能駕馭這群桀驁不馴的野馬
力挽狂瀾嗎，憑著無力的馬韁？
我留下了什麼業績？發瘋的熱情，
毫無價值的勇敢轉瞬就會被遺忘。
消失吧，我的聲音，還有你，虛假
的幻影，
你，激揚文字，全都是徒勞一場……

哦，不對！
住嘴，別發卑微的牢騷！
高興吧，詩人，你該自豪：
面對我們時代的恥辱，
你沒有馴順低頭屈服；
你蔑視過強大有力的壞蛋，
你的火炬發出可怕的光焰，
用殘酷的光照亮了
無恥執政者公會的陰暗；^⑩
你的鞭子抽到了他們，
你宣佈了這幫獨裁屠夫的死刑；
你的詩句在他們耳邊呼嘯；
你號召鏟除他們，你頌揚過報應女神；
你對著馬拉的祭司們^⑪
歌頌過匕首和復仇女郎！
當聖潔的老人用麻木的手
把戴著王冠的頭顱拖離斷頭臺時，
你勇敢地伸出了援手，^⑫
兇殘的法官
在你面前發抖。
自豪吧，自豪吧，歌手；你呢，瘋
狂的野獸，
你現在玩弄我的頭顱吧：

它在你的魔爪裏。可是你要記住：
你傷天害理，
我的吶喊，我的狂笑要追逐你！
喝我們的血吧，作死吧：
你仍然是侏儒，卑鄙無恥，
時候一到…… 那個時候已不遠：
你會倒下的，暴君！公憤
必將爆發。祖國的悲泣
必會喚醒疲憊的命運之神。
現在我要去了……到時候了……可
是你要跟來；
我等著你。”

慷慨激昂的詩人唱完了。
一切歸於平靜。寂靜的燈光
在曙光面前暗淡起來，
晨曦射進昏暗的牢房。
詩人把凝重的目光投向鐵窗……
突然傳來腳步聲。來人了，在呼
喚。是他們！已沒有希望！
鑰匙響，鎖響，門栓響。
在喊名字……等等，等等；再等一
天，只一天：
他就不會被處死，那時自由就會實現，
那時偉大的公民就會
活在偉大的民族中間。^⑬
他們不會聽到。他們默默地走著。
劊子手在等待。
可是友誼使詩人的刑場之路變成了
千古美談。^⑭
斷頭臺到了。詩人走了上去。他想到
到了會名揚世界^⑮……
哭吧，繆斯，哭吧！……

註：

①見 Stephanie Sandler *The Poetics of Authority in Pushkin's 'André Chénier'*, in *Slavic Review*, Vol. 42, No. 2, Summer, 1983, pp. 187-203。

②原文是法文：Ainsi, triste et captif, ma lyre toutefois S'éveillait...

③拜倫 (1788-1824)，英國詩人，對俄國和整個歐洲都具有很大的影響。普希金寫這首詩的時候，他剛逝世。

④“你”指尼·尼·拉耶夫斯基——

普希金的朋友，1812年衛國戰爭英雄，騎兵上將。普希金的這首詩就是獻給他的。

⑤像最後一縷陽光，像最後一絲清風給美好的傍晚增添生氣，／在上斷頭臺之前，我仍然要彈奏我的豎琴。——安德列·謝尼埃：《最後的詩》。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

⑥普希金接受政府審問時，對本段以下一些詩句有所解釋，茲摘錄於下，供讀者參考：

“我歌頌過你神聖的雷電，／當它摧毀了可恥的堡壘”——指攻克巴士底監獄，謝尼埃曾歌頌過。

“我聽到過他們生死不渝的盟詞，／聽到過他們那氣壯山河的誓言，／和他們對專制獨裁者的無畏回答。”——指 du jeu de paume（法文：在室內網球場裏——指在此集會的法國第三等級代表宣誓抵抗國王的專制。——俄文編者註）和米拉博的回答：allez dire à votre maître（法文：去告訴你的主子，等等——這是米拉博 1789 年 6 月 23 日回答國王派來的宮廷司儀官要他們離開網球場的開頭部分。全句是：回去告訴你的主子，我們是根據人民的願望在此地集會，只有用刺刀才能趕走我們。——俄文編者註）。

“熱情的人民喉舌，等等”——指米拉博。

“神聖的殉難者的英靈”——指伏爾泰和盧騷，他們的骨殖被移進了偉人祠。

“我們推翻了國王。”——指 1793 年推翻法國國王。

“我們卻選舉屠夫／和劊子手當了國王。”——指選舉羅伯斯比爾和國民公會。

⑦“阿維利，我的青春秘密的可愛保存者”（《哀歌》I）——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阿維利是謝尼埃的一個朋友。

⑧范妮——謝尼埃的情婦之一（見獻給她的頌歌）。——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

⑨見《青年女囚》（德格瓦妮）——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青年女囚》寫的是佛勒利公爵夫人，當時未出嫁

，姓德格瓦妮，時年二十五歲。與作者同在聖拉薩爾獄中。他們之間可能產生了愛情，此事已不可考。歌劇《安德列·謝尼埃》說：德格瓦妮愛上了謝尼埃，願與他同死，買通獄卒，喬裝混入死牢，謝尼埃被處死後，羅伯斯庇爾政權旋即垮臺，她被新政府赦免出獄，出嫁後成為佛勒利公爵夫人。

《青年女囚》中文有范希衡譯文，見《法國近代名家詩選》，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1981）。

⑩見他的詩 Iambes（中譯：長短句）。謝尼埃受到造反派的憎恨。他頌揚過夏綠蒂·科爾迪（Charlotte Corday），抨擊過克洛·德布瓦（Collot d'herbois），攻擊過羅伯斯庇爾（Robespierre）。大家知道，國王被判死刑以後向國民公會（L'Assemblée 遞交了一封充滿鎮定和自尊的請求向人民申訴的信，這封 1 月 17-18 日簽署的信是謝尼埃草擬的。（見 H.de la Touche）——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

⑪祭司常喻獻身某種活動的人，此處喻馬拉的信徒。馬拉——法國大革命的活動家，同羅伯斯庇爾和雅各賓派其他領袖一起領導了推翻吉倫特派統治的準備工作，被夏綠蒂·科爾迪用匕首暗殺。

⑫指為被判處死刑的國王路易十六草擬給國民公會的申訴信一事。

⑬他被處死於熱月 8 日，即羅伯斯庇爾被推翻的前一天。——普希金註。現代資料表明，安德列·謝尼埃被處死於熱月 7 日（1794 年 7 月 26 日），羅伯斯庇爾於熱月 9 日（1794 年 7 月 28 日）被推翻，次日被送上斷頭臺。

⑭他的朋友、詩人魯什（Jean-Antoine Roucher; 1745-1794）跟他一起被在囚車裏拉往刑場。在生命的最後時刻，他們談論的是詩。詩對他們來說，是友誼之外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他們談論並為之歡欣的是拉辛。他們決定誦讀拉辛的詩。他們選定了拉辛的劇本《安德羅馬克》第一幕。（見 H.de la Touche）——普希金註（原文是法文）。

⑮在刑場上他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說：poulant j'avais quelque chose là（法文：我這裏面還是有點東西的）。——普希金註。

讀辛波斯卡的詩〈不期而遇〉

◎向明

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波蘭女詩人辛波斯卡曾是這樣說：“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我們聽起來總覺非常深奧，為了求證，只好從她的詩中去找解釋，下面我找出了這首〈不期而遇〉：

不期而遇 辛波斯卡作／陳黎譯

我們彼此客套寒暄
並說這是多年後難得的重逢

我們的老虎啜飲牛奶
我們的鷹隼行走於地面
我們的鯊魚溺斃水中
我們的野狼在開着的籠前打哈欠

我們的毒蛇已褪盡閃電
猴子——靈感，孔雀——羽毛
蝙蝠——距今已久——已飛離髮間

在交談中途我們啞然以對
無可奈何的微笑
我們的人
無話可說

辛波絲卡這兩句傳誦極廣的名言，“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話中充滿吊詭，其實不過是一句作“比較”的強調話語，是他寫詩時所執着的一個方向，即是她一定要用與眾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她的詩思，以一些看似不平常卻又講得通的隱喻，表達她對這世界的發現。這首〈不期而遇〉是兩位久別重逢的老友偶遇時的交談，然而他們發現這別後多年來世間的一切都變得離奇古怪，非常反常，猛獸毒蛇都改變了性情，放棄了凶悍，這那還是他們當年同在一起時的，那個接近蠻荒卻仍感到可親近的自然世界？最後都只好啞然失笑，莫可奈何的變得無話可說。為什麼？因為時間居然能將物種本能的野蠻，野性，實化成為與人無異的具有理性，使凶惡的“野狼在開着的籠前打哈欠”，這些讓人感覺不可思議的荒謬現象到底是源自何種可能，是禍因抑是福音

誰能斷定？

辛波絲卡於1996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獎詞中她被恭稱為“詩人中的莫札特”，說她是一位將語言的優雅融入“貝多芬式憤怒”，以幽默來處理嚴肅話題的女性。即是說辛波絲卡是以冷靜、清醒的筆觸，把幽默與柔性結合起來，而獲得了諾獎評委的高度評價的。從上面這首詩中諸多“超現實”的隱喻看來，這個評價是能夠令人信服的。她確實有着很多她獨具慧眼發現到的憤怒，她看到慣於在水中興風作浪的鯊魚居然會“溺斃在水中”，真是不可思議。

這是一個被野心家攪得極為混亂的世界，作為一個女性抒情詩人，辛波斯卡並不熱衷於政治。但她對早年的法西斯戰爭十分憎恨，對戰後新生活也充滿美好的憧憬，但她也反對冷戰，反對帝國主義，這些都是她詩的主題。但不同於一般標語口號式的政治詩，她的詩寫得含蓄微妙，具有幽默反諷的特點。她認為看似單純的問題，其實最富有意義，最可以詩的方式探討發揮。因此頒獎給她的瑞典皇家學院在授獎詞中也說“她的詩意往往展現出一種特色，形式上力求琢磨挑剔，視野上却又變化多端，開闊無限。”

辛波斯卡寫作極為嚴謹，在她六十年的寫作生涯裡，只發表不到四百首詩，當問起什麼原因時，她曾風趣地說“我的房間裡有個垃圾桶，昨晚寫的詩，早上起來會再看一遍，很多詩都沒能留下來。”她的詩看起來極為通俗單純，却是千錘百煉下產生的結果。她又是一個極為虛心的詩創作者，在她看來，所謂詩人，真正的詩人，他必須不斷地說“我不知道”，她認為“每寫一首詩都可視為響應這句話所做的努力”，這是在寫作時對自我的要求。“我不知道”這句謙遜自勉的話，曾經在1996年她接受諾獎致謝詞時說過，當時即獲得久久不歇的掌聲，認為這才是一個作家詩人應有的高度。

去年台北國際詩歌節，波蘭參加了三位年輕的波蘭詩人，並帶來他們最富創

意的文字拼貼詩在台北中山堂外貨櫃中展出。開幕式進行中，坐我旁邊的波蘭駐台代表馬克先生對我說，很對不起，這邊的開幕典禮一完，我就要回去主持我們辦的辛波斯卡作品研討會，我一驚的說我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他說這是這幾位年輕波蘭詩人帶來的驚喜，沒對外宣揚。我很想去，但我還要詩朗誦走不開。大陸的詩人發現台灣的漫畫家幾米在他的名著《向左走·向右走》中，就引用了辛波斯卡〈一見鍾情〉中的詩句：“他們兩人都相信／是一股突然的熱情讓他倆交會。／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但變化無常更是美麗的。”他們說幾米曾多次坦言“詩人辛波斯卡的詩總是我創作的靈感。”可見我們很多人都是喜愛辛波斯卡的詩。我終於領略了辛波絲卡詩的媚力真是勢不可擋。

辛波斯卡生於1923年，於今年（2012）二月一日因肺癌逝世，享年八十九歲。她一生恬淡自得，自在從容，悲憫敦厚，豪不迂腐的個性特質，波蘭總統科莫洛夫斯基曾說，辛波斯卡是波蘭精神的守護者，其實她更是詩世界上最應追求的精神標竿。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但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南方雨夜的品茗

◎孫德喜

——論臺灣詩人張堃詩集《調色盤》

今年春天，在本地一位詩人朋友的引薦下，在如詩如畫的瘦西湖畔，見到了遠道而來揚州的訪客。當時詩人朋友稱這位頭髮已白的老者是“美國詩人張堃”。後來，通過與張堃先生的交往和對他作品的閱讀，我越來越覺得張堃不應該是“美國詩人”。他的名片雖然是英文的，所給的通訊位址是美國的，而且據說他這次就是從美國回來的。但是他顯然與我頭腦中的那些高鼻子、藍眼睛、金色頭髮的美國人大不相同。他的形象是典型的中國人。這當然只是外表形象。最重要的是，張堃的寫作完全是漢語的，而且最關鍵的是，他詩創作基本上是在中國臺灣報刊上發表的，而他的詩集也都是臺灣印行的。①對於他詩表示理解和欣賞的當然也是他在臺灣的朋友。②據此，我將張堃視為臺灣詩人也是完全可以的。

深秋的夜晚，外面飄著連綿不絕的秋雨，坐在江南小鎮的某個茶肆裏，就著窗口，邊品香茗，邊輕吟詩作，……據我看來，閱讀張堃的詩集《調色盤》應該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或者以這樣的方式進行。張堃，原名張台坤，籍貫廣東梅縣，1948年出生於臺灣臺北。1989年移民美國。從他的人生履歷來看，張堃與中國大陸是比較阻隔的，既沒有在大陸生活過，也沒有在大陸接受過教育，但是他創作的詩卻像是從中國江南茶館裏飄出的茗香，是細雨淋漓的小鎮深巷裏的丁香，——散發著的是非常濃郁的中國情調和中國味道。

《調色盤》所收的詩是張堃於1980年到2006年之間所創作的作品。這一時間跨度是相當大的，超過了四分之一世紀，相當於三分之一的人生。讀了張堃的這本詩集，我的總體感覺就是，無奈于時光流逝而產生的憂鬱。就是1980年創作的那些詩作，都讓人覺得對於時間的感喟瀰漫於其中。1980年，張堃才30歲剛剛出頭，雖然不能說青春猶在，但是他至多說才跨進中年的門檻，但是他的那些作品卻給人以一股歷經滄桑的感覺。而張堃的這股滄桑感主要在於他對時間的敏銳感覺，而且他早在1980年以

前就已經敏感於時間了。他的第一本詩集《醒·陽光流著》中收錄著〈時間〉一詩。這首詩據瞭解寫於1973年，當時張堃才二十五六歲，正是青春年少之時。然而，該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的張堃卻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假如時間的靈魂的生命／短暫的停留又匆匆的離開／我們決定跟著離去還是／駐足”。由此看來，張堃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敏感於時間的詩人，他從時間的流逝中體驗生命的存在和意義。收入《調色盤》首篇的是〈早安〉。單從詩題來看，讀者可能感受到的是青年人的朝氣、活力與對未來的美好的憧憬。然而讀完這首詩，我們就會發現自己的閱讀期待與文本實際相距甚遠。原來，張堃從一夜睡夢中醒來之後，他所想到的不是太陽升起之後“我”會見到什麼，幹些什麼，而是眼角掛著淚滴，因為昨夜的夢還沒有說完，似乎還沉浸在“昨夜我在哪裡”的追問中。這首詩由此拉開了張堃這本詩集抒情的序幕。在這本詩集中，張堃基本上站在此時的時間節點上，沉浸在對於已經逝去的往事的回憶中，感受到時間的流逝。早在兩三千年前，孔子就曾經在流淌不息的河水邊發出千古感慨：“逝者如斯夫！”然而，感慨時間通常是上了年歲人的事，可是張堃儘管還很年輕，但是站在時間的節點上不是像胡風欣然歡呼“時間開始了”，在自己的眼前展現絢麗的未來畫卷，而是像飽經滄桑的老人一樣回望歷史。與此同時，在四月的春天裏，張堃不是像許多青年人那樣陶醉於春暖花開的浪漫，而是想像著半個世紀後的某一天“初陽的光芒溫柔地／撫弄我蒼老的臉”，他聽到了人生“交響樂的最後一個樂章”，他很平靜地“等候所有樂器的齊鳴／那一刻動人的結尾”（〈四月的幻想——半個世紀之後，如果我還活著〉）。

回望歷史，在不同的詩人對於歷史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或者說歷史對於不同的詩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在張堃這裏，歷史顯然就是泡開的名茗，是應該細細回味和咀嚼的，是可以在不斷的回味中有所感悟和認識的。至於張堃在歷史

的回望中到底感受到什麼，也許詩人覺得這似乎並不重要，他所感興趣的是歷史回望的那一刻內心的愁緒、感傷和憂鬱。因而，張堃的這些心緒落到他的詩中則化為潮濕、蒼涼和孤寂。“當我無聊似一株風中之柳／在水面輕輕搖動枝葉／我伸手探向你冰涼的肌膚／啊，我竟悟出渴就是寂寞”（〈深夜的噴水池〉）。“彈唱鄉土的人走遠了／那把月琴也老了／而你卻沉默如掛在厝邊／無人再穿的蓑衣”（〈恒春〉）“我屏息細聽／卻乍聞你冷冽的歌詠／幽幽傳來又驀地隱去／扶窗再聽／啊，是誰的腳步聲／由遠而近？／此刻，三更已過／會是誰撐著油紙傘／自雨巷盡頭急選走來？”（〈午夜聽雨〉）顯然，這是由水（雨）、月、琴等構成的江南世界。江南世界在不同的詩人筆下呈現出不同的景象。南北朝時期的〈西洲曲〉極寫江南夏日採蓮的活潑與生趣，而到現代詩人戴望舒這裏，面對著悠長的雨巷裏飄然而過的丁香一樣的姑娘發出的是長長的歎息。在張堃的詩中，我們感受到的是與戴望舒一脈相承的憂鬱和感傷，其中那濕淋淋的感覺似乎也是從戴望舒那裏承接過來的。當然，張堃並不是簡單地複製戴望舒的惆悵。如果說戴望舒的惆悵是悵然若失于丁香一樣姑娘的飄然而逝，那麼張堃的感傷則既包含時間的流逝，又包含著他對江南的嚮往而不得的感懷。張堃籍貫廣東，但是他出生在臺灣，更令人遺憾的是，就在張堃出生不久，由於政治的變故，臺灣與大陸由不同的政權統治，而且這兩個政權幾十年來一直處於尖銳對立的狀態，因而海峽兩岸在相互對峙中互不往來，那麼身在臺灣的張堃當然不能到大陸來旅遊觀光、返鄉拜祖。這樣，張堃只能從文學作品中瞭解和認識大陸，他也只能通過想像去觸摸大陸。因此，大陸的美麗景象和深厚的文化只能出現在張堃的夢縈之中。直到1980年代，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台海兩岸的關係才日漸緩和，兩岸同胞才可以來往和訪問。可以說，是兩岸幾十年的文化阻隔令張堃在許多時候只能遙望大陸而不能即。而他血管中流淌著的中華文化卻鼓動著、牽引著他神思大陸，嚮往大陸。但當這種神思和嚮往不能實現時，張堃的內心一定是

十分痛苦的，感傷的，甚至是悲哀的。張堃曾經說過：“這樣一住就是幾十年（指寓居美國加州矽谷幾十年——引者注）。在經濟上，我們還算衣食無缺，勉強過得去；但精神上，脫離了文化母體，使我時常處於空虛無依、孤獨迷惘的境地，夜闌人靜，有時難免興起今夕何夕的茫然。”◎張堃對於江南的想像和神往，是他作為外省移民臺灣所產生的漂泊感和浮萍的強烈表現，當他的父母帶他在臺灣謀生時，他的內心所認同的追念的是海峽對面的大陸，是屬於水、月與琴所構成的江南文化。臺灣雖然為水所擁，也有令人迷戀的日月潭，但是江南文化則源遠流長，底蘊深厚，特別是經過唐詩宋詞的滌蕩，更是散發出迷人的魅力。

於是，張堃借助著前輩的物件展開對故土的想像。在〈一件舊毛毯〉中，詩人從父親那裏瞭解到一件舊毛毯的不尋常來歷。這件舊毛毯儘管“已經殘破不堪”，但是那是祖母“在縣城買給父親的”，凝結祖母對父親的深厚的母愛，所以父親“離鄉背井三十多年了”，仍然一直珍藏著這件破舊的毛毯。而張堃可以根據這毛毯想像著祖母的慈祥和偉大，繫起了他與千里之外故土的情思。同樣激發詩人故土之情的還有母親那壓在箱底怎麼也捨不得丟棄的“一襲粗布長衫”。而今，這件跟著母親 30 多年的長衫對於母親來說是“深埋在心中的鄉愁”，令母親“濃成滿頭霜髮”（〈一襲藍布衫〉），同樣也觸發起詩人濃濃的鄉愁，而且也會令詩人“濃成滿頭霜髮”。終於有一天，張堃得到了親近故土的機會，他雖然不能親吻到祖輩父輩生長的土地，但是他那激動之情充溢於熱情洋溢的詩句之中。“自飛機越過中緬未定界／感情的火焰即忍不住／爆燃了起來／我再也無法掩飾／天空中殘留的硝煙”。（〈飛越故國河山〉）到了 1980 年代後期，張堃終於如願以償踏上了大陸的土地，特別是到他夢寐以求的江南去走一走，看一看。蘇州、杭州、上海、廣州以及北京等地，都令張堃流連忘返。在上海，張堃看到豫園的“那尾石龍始終想飛走”，而自己則“想回到明朝”（〈上海印象·訪豫園〉）。在杭州，詩人與西湖早就有深厚的情緣：“也許我們早已相識／並且在宋朝／

就戀愛過了／不然路為何如此漫長？”（〈在杭州的最後一夜〉）在蘇州，張堃“趁著月色／走完一段青石路／我回到千年前／一個七言絕句的夜晚”（〈在蘇州的一個夜晚〉）從這裏我們看出，張堃來到了他曾經朝思夜想的江南，並不是一般的欣賞自然美景，也不只是流連於小橋流水的情致，他是從現實的江南走向那深厚的古典文化，在那歷史的脈動中尋找與自己心跳相合的東西，尋找那滋潤著一個遠途歸客長期漂泊的有些疲憊的靈魂的東西。或許我們可以這樣說，當張堃“回到千年前”那個“七言絕句的夜晚”的時候，他一定在這裏找到精神的故土，可以讓自己這顆疲倦的靈魂好好歇一歇了。

在張堃的詩中，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頻頻出現的“你”，而這個“你”常常與“我”相對而存在。我們先看他詩中的“你”吧！“你是尷尬的／像歌仔戲裏突如其來的／一段沙啞的流行歌曲”（〈恒春〉）。“茶很濃／睡意很淡／屋外浙浙瀝瀝的雨聲／是你的千言萬語？／我屏息／卻乍聞你冷冽的歌詠／幽幽傳來又驀地隱去”（〈午夜聽雨〉）“除了風鈴的哀歎／一切都是輕輕的／我以憐憫的眼光匯成／一條小溪／奔向你／你是春天早熟的憂鬱／寂寞的門輕輕掩上”（〈一叢枯萎的芻菊〉）“一開始，誰想到／天長地久／等我們共同擁抱過／防波堤上的夏夜／吻落夜空／所有的星星／就算你是一隻海鷗／也不再飛翔”（〈從海邊回來之後〉）……詩人在詩作中向“你”抒發情懷是很常見的。“你”在詩中往往是抒情對象，是詩人歌詠的傾聽者和接受者。然而在張堃這裏，“你”呈現出不同的意義，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詠唱的物件，而是與“我”相對存在的一個主體。這個“你”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可以是一種象徵和隱喻，可以是生活中某個具體的人——詩人的朋友或者知己，也可能是由詩人心靈分化出的另一個“自我”。這個“你”既可以是詩人心聲的傾聽者，也可以是詩人情感波動的見證者，既可以是詩人某種情緒的觸發者，還可以是詩人精神的對話者……張堃詩中“你”的存在使“我”不僅有了映襯，而且有了豐富和延伸，使“我”擺脫了單調和乏味，從而為詩作增添了靈性，增加了張力。

“你”在張堃詩中的出現，或許成為張堃詩的一種有效的表達方式。李白詩云：“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月下獨酌〉）李白在獨自暢飲時，想像到明月可以來作伴陪飲。那麼，張堃在午夜飲茶，同樣需要一個人來對飲。而這個人就是詩人想像中的那個“你”。飲酒有伴則酣暢；飲茶有“你”則生趣。有了“你”的存在，詩人的靈魂便不再孤單。即使這個“你”，可能與詩人一樣憂鬱、感傷和惆悵，但是那畢竟是精神上的伴侶。有了這樣的精神伴侶，張堃的兩夜飲茶必然多出了許多滋味。與此同時，“你”在詩中可以作為對話的一方而存在，從而使詩的語言由獨白轉為對話，儘管這種對話不是顯形的，但是可以讓詩句在不同的聲音之間運行。請看〈殘夜〉：“我們約定／在你盛宴的晚上／暫時忘了彼此／我們也約定／忘不掉的時候／你用燭光和音樂／去記住你許下的諾言／／在你盛宴的晚上／我無需燭光和音樂／我已點燃了自己／以火一般的夜／／為了怕你將我遺忘／我把寒冷的風聲／譜成一首歌／而你許下的諾言／卻在歌聲中／漸漸冷去／遠去……”這首詩中的“你”並沒有出現，但讓人感覺就坐在詩人的對面，而這個“你”既可能是情人，也可能是朋友，還可能就是詩人靈魂的另一面……就是由於這個的“你”的存在，這首詩並由獨語轉換成對話——“我”與“你”在矛盾對立中互動，並且由此蔓生出了惆悵和感傷。

南方的雨夜是潮濕的，幽靜的，濃郁的茶香令人沉浸在對於歷史的回味之中，沉浸在對於生命的感悟之中，沉浸在對於故鄉的想像和神往之中，沉浸在對於靈魂的造訪之中……詩人的寫作顯然是作為一個漂泊海外的疲憊者以品茗的方式構建自我的精神家園，讓自我在這回味與想像之中得到慰藉，讓孤獨的靈魂得以安妥。

而今進入了 21 世紀，我披著新世紀的晨光，坐在揚子江邊的古城揚州的書房裏，端著一杯碧螺春，讀著張堃的詩，傾聽他那發自遙遠的臺灣島上的聲音，傾聽他那的 30 多年來脈搏的跳動，似乎看到了他就在身邊，沒有時空的阻隔，於是我們展開了心靈的對話。他的詩與具有古典韻味的江南文化密切相連，而我所生活的揚州就在文化的江南。於

馬禾里與越華現代詩 ◎林明賢

是和諧秀美的江南將我們連接在一起。回望 1980 年代的中國詩，我們對張堃的詩可以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就中國大陸來說，1980 年代初時，以反抗和叛逆為鮮明特色的朦朧詩在詩壇上大展雄風；再看海峽對岸的臺灣的詩壇，西方現代派藝術激蕩著詩創作，深刻地引導著不少詩人的創作。而張堃儘管在 1980 年時只有 30 來歲，但是他並沒有大陸朦朧詩人的那種叛逆和反抗。許多人或許以為這並不奇怪，因為那時臺灣與大陸處於分裂狀態，文化上基本沒有來往和交流。但是我們看到，張堃的詩與同時代大陸的朦朧詩一樣朦朧，儘管各自的詩藝不盡相同，但是審美效果卻是相通的。其實，這並不奇怪，無論是大陸的朦朧詩還是張堃的創作，都通向一個一個藝術源頭，那就是 1920-1940 年代的中國現代詩，他們都不同程度地從那裏吸取藝術的養分。就張堃來說，他的詩顯然承繼著戴望舒的惆悵、艾青的憂鬱、卞之琳的隱喻……這就令他的詩浸潤著現代詩的蘊藉。1980 年代的臺灣，受西方現代派的影響，“走解構與顛覆的偏鋒”^④已經成為一種時尚，但是張堃不為所動，他堅持將自己的詩之根深深地紮在深厚的江南文化的土壤之中，從而使他的詩既區別於某些詩的華麗浮躁，又不同於某些詩的情感氾濫，他的詩蘊藉豐厚，詩風純樸和空靈，深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因而應該成為 1980 年代以來臺灣詩的一面重要的旗幟。

2012 年 8 月 16 日於揚州存思屋
注釋：

①張堃的詩集主要有兩部：《醒·陽光流著》（臺灣創世紀詩社 1980 年出版）；《調色盤》（臺灣唐山出版社 2007 年版）。

②臺灣著名詩人洛夫和張默均撰文評論和介紹張堃的作品。他們二人的文章分別是〈感受張堃詩歌之美〉和〈瞬間妙悟的彌出——讀張堃新詩集筆記〉，二文作為《調色盤》的“代序”排在該詩集作品的前邊。

③張堃：〈後記·也算詩路歷程〉，張堃《調色盤》，臺灣唐山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8 頁。

④洛夫：〈感受張堃詩歌之美〉，張堃《調色盤》臺灣唐山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 頁。

談起越華現代詩，必須提到馬禾里這個人。關於馬禾里的生平及其詩作的研究，學術界鮮有相關的論述。從目前筆者所能查找到的資料看，澳門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及越南余問耕〈越華現代詩六十年間軼事〉有關於馬禾里的簡單介紹。〈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肯定了馬禾里的詩作在越華詩壇上的意義：“（在 1949-1955 年越南華文文學發展期，筆者加注）新詩集以陶亦夫的《我的歌》和馬禾里的《都市二重奏》備受注意。特別是馬禾里的詩，所用的是現代主義的手法，被當時當地的報刊編輯斥為‘不知所謂’的文字，卻為鄔增厚所賞識，常在《遠東日報》副刊轉載他的詩。結集後，作者騎自行車把詩集送給各個文化機關，對詩的狂熱，可說是到了極點。現代詩（或稱朦朧詩）在四十年代末期已在越南堤岸發芽，是少為人知了。”^①

《都市二重奏》是越華詩壇的第一部現代詩集，1949 年 11 月由越南婦女日報社出版。這部詩集收錄了 20 首詩，50 節簡短的詩話和一篇後記。馬禾里在其詩話（12）節寫到：“我不是一個跟寫作容易發生關係的教書匠，宣教者，‘糖衣’製造商。根本我的職業環境對於我的寫作是一種矛盾，很滑稽的嘲笑。而且，我微頭微尾念的又不是文學，而是幾幾乎要跟文學脫節了的一門科學。”此外，他還在後記中說：“我真正於寫作的日子還不算長，純粹於詩作的時間更短。一九四六年秋天，我第一次來到越南，憑藉一個異鄉人的感情、目光、心境，星星碎碎地寫下過些東西……而正式於詩的製作的，實在自一九四八年始。現在，集起了幾年間粗率的篇章，一些語無倫次的所謂詩話，印就薄薄的《都市二重奏》，如果少了友好們善意的鼓舞和督導，我實在提不起這個念頭，這些勇氣的……。”由此我們可以推測，馬禾里的“詩齡”並不長，他所從事的職業與寫作無關，他念的也

不是文學專業。馬禾里寫詩完全是出於個人的興趣與愛好。

雖然馬禾里學的是“幾乎要跟文學脫節了的一門科學”，但從他的詩作及詩論裏我們可以發現他對西方的雕塑、音樂、繪畫、文學等現代主義藝術均有相當的瞭解。他在詩話（37）談到理論與藝術的關係：“艱深如愛德夫，帕爾特龍的雕築；粗野如馬提斯（即馬蒂斯），畢卡索的畫；狂亂如史塔拉文斯基（即史達拉文斯基）、喬治·哥斯文（即喬治·格什文）的音樂……莫不有其各自爭存競活的理論在，就算那理論不為當世所喜，所愛，所悅服，甚至為永世所卑、所鄙、所惡。然而理論在詮釋一種藝術，徹底一種藝術，堅決一種藝術卻是事實的。”這裏所提到的人物皆為 20 世紀著名的西方現代派藝術大師。馬禾里認為現代主義藝術理論完全迥異於傳統的藝術體系和美學規範，因此難以為當世的大眾所喜愛和接受。然而，現代主義理論對於推動現代主義藝術的廣泛發展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馬禾里的詩論與詩作有意識地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文學理論與藝術技巧。他在詩話裏多次談到了色彩對於詩的重要：“火光一日不熄，色彩一日存在”，“那些害‘色盲’的，患‘昏花’的……，詩對於他們有什麼關係呢？越是詩的，越是美麗的！”除了色彩以外，他認為意象與格律也很重要：“舊詩有新詩的意象，新詩有舊詩的格律，詩風中之一理想者。”這些詩主張在馬禾里的創作中得到了具體的體現，因此我們在欣賞他的詩時，能感受到繪畫的光彩、意象的新奇和音樂的律動。〈仲秋旋律〉便是這樣的佳作：

碧梧拋別大片，
大片的喟歎。

蟄伏污辱的泥塘
為來日的季候：
思考嫣紅的瓣
與甘美的子實。

小萍浮占一池黃綠，
失了映照的
將更明藍而深遠。

霧移行於夜的夢園，
低徊著滋潤的滴瀝，
聲音裏
叫聲裏諦聽。

這首詩更像一首現代小令。詩人以細膩生動的筆觸為我們勾勒出一幅五彩紛呈、動感十足的秋之畫卷。落葉會“啣歎”，泥塘在“思考”，霧在“移行”、“低徊”。全詩採用擬人化的手法，化靜為動，變無情為有情，使原本蕭瑟清冷的秋景變得生趣盎然。詩人沒有落入傳統詩悲秋窠臼，而是賦予秋天以靈動之氣，非常契合本詩的題眼“旋律”二字。誰說秋天是衰頹肅殺的？對詩人來說，秋天是美麗動聽的。詩人在禮贊秋天的同時也揭示了四季更迭、萬物常新的哲理。這首詩可稱得上聲色俱佳。

“聲”不但指詩外在的格律美，講究韻尾押韻及音調的升降起伏，還包括詩內在的音樂美，秋天也有自己的語言——落葉聲、秋雨聲，這正是秋天獨特的旋律。“色”指的是色彩的搭配——“嫣紅”、“黃綠”、“明藍”，都是極絢麗的顏色，讓人過目難忘。此外，通感手法的運用也使這首詩增色不少。落葉的“啣歎”聲是大片大片的，秋雨的“滴瀝”聲是滋潤的，聽覺與視覺、感覺互相打通，使描寫的意象更為生動形象，富有感染力。

馬禾里在詩集的后記中說：“最後，我願以此冊紀念為長育我出了至大勞力的媽，點著我思維之星火的孫毓棠先生，掘旺我行為的燃燒的最大力者沈鸞羽先生……”關於沈鸞羽先生的生平我們無法考證，但孫毓棠先生卻是大家所熟知的。孫毓棠是後期“新月派”最重要的詩人。抗戰期間曾任教於西南聯合大學，與聞一多是忘年交，著有詩集《夢鄉曲》、《海盜船》和長篇史詩《寶馬》。受孫毓棠的影響，馬禾里的詩具有新月派所提倡的建築美、繪畫美和音樂美的特點。下面試舉〈帕米爾流脈〉（

寫於 1946 年冬）進行分析：

你見過皚皚白雪蓋死整整一個冬天麼
春來無邪的小草僅供牲口嘴間之一嚼
饑饉的牛羊繞住高原拖帶病弱的蹄步
沒有田園碧野的爹媽悲戚如一堆塵土
望著秋晚的空靈悼惜
炎夏逃荒去了的幼小
你許是富庶的南邊人
看慣了流水漾著板橋
黃金鑲著歡樂的田畝
太陽把你的天地裝點得
多麼燦爛呵又那麼單調
你意會得出我深遠的悒鬱的情調嗎
我是從帕米爾流脈的瘦瘠高原來的
枯燥的黃土有如
一朵黑色的火焰
烘暖我冰濕的心
燒涸我透明的淚
那過了時的戀
褪了色的笑呵

從結構上看，這首詩每句的字數並不完全一致，參差錯落，但變化中又有一定的規律，1-4 句是 16 字，5-9 句是 9 字，10-11 句是 10 字，12-13 句是 15 字，14-17 是 7 字，18-19 是 6 字，整體上看有如波浪形。全詩在色彩上極具美感，如“皚皚白雪”、“田園碧野”、“黃金田畝”、“黃土”、“黑色火焰”等都是色彩鮮明的意象，給人造成強烈的視覺衝擊。全詩雖然沒有句句押韻，但基本上是 iao 韻與 u 韻交錯，讀起來朗朗上口，富有節奏感。“沒有田園碧野的爹媽悲戚如一堆塵土”採用象徵主義的表現手法，抽象的情感借助有形的物象得以具體化。父母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之痛猶如“一堆塵土”卑微低賤，無人關注。這種形象的比擬增強了詩的悲劇意味，讀來令人倍感心酸和無奈。面對異國他鄉金黃的稻田，“我”卻忍不住思念貧窮瘦瘠的家鄉。家鄉“枯燥的黃土”留有“我”當年的戀與笑，能“烘暖我冰濕的心”、“燒涸我透明的淚”。詩人對故土家園的眷念讓人不禁想起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馬禾里詩的現代性不但表現在藝術技

巧上，也表現在內容和主題上。〈世紀末病型〉展示的是一個腐朽、墮落、病態的社會：

……
巴黎出品的公共汽車
跟福特的流線型競走，
十九世紀的雙軌電車可以
共中世紀的牛馬走在一道，
三輪車呀人力車，
腳踏車呀小吉普，
宛似冤家在賽路。

……
時間過剩的士女們是有福了：
看罷羅路哈地再去看嚴丹鳳，
時候還早呢，日子多難過，
到綠苑吃 EVENING TEA 吧，
完了上六國跳幾隻 WALTZ，
抽支煙，又玩幾隻 TANGO，
……
夜深了，愛人扶著愛人回家
伏在窗前寫醜陋的情書，說：
“捱肚皮的叫化真可恨，
吵破了我酣暢的黑甜鄉……”

屋簷下的街頭露宿者，
真是一夜都睡不著覺，
雨季的堤城太濕潤了。

20 世紀法國的公共汽車、美國的福特轎車，19 世紀的雙軌電車，中世紀的牛馬，還有各種三輪車、人力車、腳踏車和吉普車，全都在馬路上行駛，讓人有時空錯亂的感覺，可這又是發生在西貢的真實場景。在這個被譽為東方“小巴黎”的繁華都市裡，富有的紳士淑女們有大把的時間和金錢去吃喝玩樂，過著醉生夢死的生活。而在城市無人注意的屋簷下，有挨餓的叫化子，也有被雨淋得睡不著覺的流浪漢。馬禾里借鑒了著名現代主義詩人奧登的反諷悖論手法。他以輕鬆調侃的語調來描寫士女們的夜生活，並通過貧富階層懸殊的對比，達到反諷的效果。叫化子因為饑餓難以入夢，富人則因為叫化子的饑腸轆轆聲而被吵破“酣暢的黑甜鄉”。富人日子難過是因為精神空虛無聊，而街頭露宿者日

子難過是因為“雨季的堤城太濕潤”。詩人試圖通過這種悖論現象來批判社會的荒謬、文明的墮落、人心的麻木。這首詩無論從藝術形式還是內容看，都具有現代主義的鮮明特徵。

在〈都市二重奏·靈雀〉中，馬禾里採用戲劇化的手法編排了一齣過客與占卜者的話劇：

靈雀住在籠中給主子
幹一筆勾當享一粒穀，
一粒穀養活一隻靈雀，
一隻靈雀養活個賣卜。

“年輕的過客，過來
卜卜我的靈雀哇！
眼底雌雄，坐談能辨；
掌裏川河，觀紋可竟，”
“我慮手中的墨汙有可能
錯亂你的驗斷，”我搖頭
“不問休咎問前途？”
“急行慢跑，一樣的路，”我仰眼
樹梢的翡翠：“我熱中籠外的
凡鳥甚於你籠中的靈雀……”
“推一推情緣如何？”
“謝謝！我有數我掌裏中斷了的情緣紋，”
“那麼過你的路吧！混蛋，”他唾一口
濃痰，
“一樣地賣你的卜吧，大師！”我吐一口
泡沫。

詩戲劇化理論來源於西方現代主義詩學。艾略特、奧登等現代主義詩人對此都有深入的探討與論述。中國新詩壇上最早觸及“戲劇化”命題的是新月派詩人。聞一多認為寫詩要“儘量採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²⁾馬禾里裏的〈都市二重奏·靈雀〉顯然借鑒了中西方的詩歌戲劇化理論。全詩分為兩節，第一節以戲劇旁白的形式拉開劇場帷幕，人物出場——籠中靈雀、賣卜者。第二節以戲劇對白的形式展開劇情，賣卜者的招搖撞騙以致惱羞成怒，“我”的機智俏皮都通過人物的對話與動作活靈活現地展現在讀者面前。詩人採用戲劇化的手法客觀呈現都市街頭常見的占卜現象，通過詼諧戲謔的對白揭示了占卜的虛假性與欺騙性。

馬禾里的詩既有對都市病態文明的批判，也有對生命、光明和理想的謳歌。他在詩話中說：“猶如大多數的年輕人：我愛光，愛熱，也愛生命！通過光，通過熱，也通過生命的是詩。”“詩的使命不是恨，是愛！”〈聽，誰在召喚你〉、〈女性的世紀〉是獻給新時代女性的讚歌，〈今宵的祝福〉是詩人對祖國美好明天的憧憬，〈南洋交響曲〉是詩人獻給水之戀者的頌歌，〈安魂曲〉則充滿了對無名拓荒者的深深敬意……詩人腳踏異國的土地，心卻時刻繫念祖國的命運。祖國的貧窮落後、時局的動盪不安讓詩人憂心忡忡。他幻想著：

但願有這麼一天——
我們的科學家把
荒漠的大戈壁變成了浩瀚的漣漪，
像我們寶藏的太湖流域。
喜馬拉雅峰巒變成了蒼翠的一片，
像我們肥美的江南平原。
……

但願有這麼一天——
我們的
農人用自己的勞力，
灌溉著我們的土地，
不再流離在別人冷漠的天空下，
讓自己的骨肉豐饒異國的野原。
沒有了凍餓
水旱的災難，
沒有了怨女曠夫，
沒有不幸的愛情。

但願有這麼一天——
我們的學生不再鼓風動潮，
我們的教授不再懸樑服毒，
互相攜手回到課堂，
圖書館，實驗室去，
文憑：不再是空頭支票！
學者：不再是短命天才！

這是一個流浪海外的年輕學子發自內心的祈禱，是他獻給祖國母親的深深祝福。詩人希望祖國富強起來，人民安居樂業。農民“不再流離在別人冷漠的天空下，讓自己的骨肉豐饒異國的野原”，這是詩人有感於無數迫於生計，背井離

鄉下南洋討生活的華人而發的。大學校園本是最寧靜溫馨的地方，可是由於戰亂，由於社會的動盪，處在風雨如晦之中的校園已放不下一張安靜的課桌。詩人期盼祖國早日安定，“學生不再鼓風動潮”，“教授不再懸樑服毒”，“文憑不再是空頭支票”，“學者不再是短命天才”。

《都市二重奏》是馬禾里到越南之後，“憑藉一個異鄉人的感情、目光、心境”而寫的，因此具有濃郁的越南本土特色。詩人用細膩的筆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富有異域色彩的風土人情畫卷。在詩人的筆下，西貢既是一個舒適美麗的都市，也是一個燈紅酒綠的繁華都市：

南方的沃土彈簧樣軟浮浮，
建不起百尺的大廈與高樓。
這兒沒有北國的灰沙
悲壯的風嘯，
沒有崇山峻嶺也沒有
兩極的溫度。

怪不得華盛頓的旅客在這裏
找不到天空電車和地底隧道，
說是米勒的一幅田舍畫
綠色世界裏的一個小都。

——〈世紀末病型〉

市體心裏的霓虹光眨著色情的媚眼
纏繞著男人的舞娘擠著蕩魄的魔眼
瘋狂的爵士旋律顫抖著粗野的淫眼
單身漢抽著濃味的“紅金字”
狩獵著獨身女人風騷的俏臉蛋
灌著黃澄澄的麥酒
呷著苦澀的墨咖啡
露天 BAR 的老闆娘
為她的永遠不會醉
又不怕失眠的貴客
深深祝福……

——〈西貢夜曲〉

在詩人的筆下，既有情竇初開的混血少女瑪利亞、“碧睛的藥板娘”，“深閨的女修士”，也有皮膚棕黑的水手、“黑色的苦行頭陀”、“哼著馬賽鄉愁”的紅頂水兵……獨具特色的人物與景致讓我們充分領略了越南這個南洋之國的浪漫風韻。

《都市二重奏》雖然僅僅收錄了 20 首詩，但內容十分豐富，既有對光明與理想的讚美，又有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既熱愛故土家園，又富有濃郁的越南特色。這部詩集在創作手法上也具有多樣化的特點，既有現實主義密切關注社會人生的特點，也有浪漫主義的激情，同時又有現代主義手法的嘗試與運用。馬禾里在詩話（19）說：“運用不同的角度，選采不同的光線，思索不同的技巧，千古的風景，原是新鮮的風景。”顯然，他正是遵循這一創作理念來寫詩的。馬禾里是越南華文現代詩的始播者，他的《都市二重奏》可稱為越華詩壇的第一部現代詩集，因此馬禾里在越華詩壇的地位不容忽視。不過，馬禾里的詩集雖然轟動一時，但並沒有在越華詩壇造成風潮。直到 20 世紀 60 年代以後，在臺灣現代詩的直接影響下，現代詩的寫作在越華詩壇才逐漸成為一股熱潮。學術界一般認為，1966 年 12 月，收入了尹玲、古弦、仲秋、銀髮等越華詩人作品的《十二人詩輯》的出版發行是越華現代詩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那以後，現代詩在越華詩壇越來越受到關注，現代詩寫作“一時間風起雲湧，所到風靡，震撼了年輕一輩的心靈，爭先效尤，揣摩摹仿，俱以現代詩的手法作為寫詩的表達方式。”^①令人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馬禾里和他的作品長期以來一直無人問津。即便在越南華文詩壇，知道馬禾里及其作品的人也寥寥無幾。本文只是對馬禾里的作品做了極粗淺的評述，希望今後有更多的學者投入到馬禾里及其作品的研究中，給予詩人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

注釋：

①陶里：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華文文學》，1995 年第 1 期。

②聞一多：新詩的前途，《火之源》第 5、6 期合刊，1945 年 12 月。

③刀飛：風笛詩社的燃燒歲月，新大陸，2011 年第 125 期。

美國 80 年代的新形式主義女詩人——皎特魯懷·施納肯伯格（Gjertrud Schnackenberg）1953 年生於美國華盛頓州塔科馬（Tacoma），1975 年畢業於麻州的天主教芒特霍利奧克學院（Mount Holy Yoke），十年後獲得母校頒發的榮譽博士。她的精湛詩作也獲得讀者的喜愛而步入詩壇，她的詩作被認為出自一個天才之手，曾奪得兩次的葛拉斯科克詩獎和哈佛大學的古典派詩人羅伯特·菲茨杰拉德（Robert Fitzgerald）的讚美。

施納肯伯格在 80 年代出版的兩部詩作《人物的描寫和悲歌》（Portrait and Elegies, 1982）、《燈光下的回答》（The Lamplit Answer, 1985）鎖定了她刻板態度但感情哀婉動人的韻律和調子，確立了她在新形式主義詩派的堅強地位。

……你的媽媽已喪失了她的機智
當關於一個北美印第安女人被
一群村狗撕碎的消息到來

50 年代的新形式主義詩人魏爾伯格指出施氏有潛在被害者的妄想症的情緒困擾，是因她的猶太裔父親是個歷史學教授。她在詩作中追思父親生前種種生活細節：歐洲旅行、鳥糞掉落在頭上、他的紳士風度等等，皆使讀者感受到人世間動人肺腑的父女之愛。

在個人利己主義、享樂主義、自戀主義和日盛的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裡帶給人間的溫馨。這和 60 年代女詩人普拉斯的名篇〈爹爹〉內的混蛋語言有所不同。

施氏的詩作不但在美國學府中而且在西歐和英國皆被應邀朗誦。英國著名“猶太裔詩人丹尼·艾畢斯（Dannie Abse, 1923-）評施氏說：“那些對新形式主義的詩作的可能性有懷疑，應讀一讀施氏的詩作，那是令人難忘的作品”。

父女之愛使她意識到亂倫之罪。在她的一首詩〈超自然的愛〉內說及一個四歲女兒學習刺繡時發現到一個英文字 Carnation 的字根及拉丁文肉慾的意思。查辭典的過

程中，她發現到有很多個字的關係如：Incarnate, Reincarnate, 肉體化、輪迴說的再賦肉體，以及耶穌基督的花（Christ's Crucifixion），詩人的思索長久難忘，將她的憂鬱成功地把童年的與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情景搬到了詩內。這也使讀者聯想到法國女詩人韋伊（S. Weil）的神秘主義在 1943 年絕食為工人犧牲，自然地聯想到耶穌為人類而作出聖愛。施氏在 1987 年與她的愛慕者著名哲學教授諾錫克（Robert Nozick）結婚。但諾氏是個忠實的自由主義者，他認為個人權利絕不可以犧牲。因此政府的功能必須加以限制，資本主義雖然有貧富懸殊，合符市場原則便是正義。俗語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旁人管不了。這些怪現象，只要有錢賺，什麼模式都可以，享樂主義造成了美國的今天，請大家要留意！

諾錫克於 2002 年去世，施氏在 2000 年獻給他的一本詩集《拉達庫的王位》（The Throne of Labdacus 是古希臘廢神話時代的一位國王，他是俄狄浦斯的祖父）成了他的碑文。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本期出版適值創刊廿二週年之際，循例增加篇幅出版紀念號誌慶，其中包括兩個編者所組的詩輯：“舒卷有餘情——女詩人詩作選輯”及“越華詩人詩作小輯”，前者是從世界各地女詩人的來稿中所選；後者則從近年來在東南亞各地詩壇頗為活躍的越南華文詩人來稿中合組而成。

一九七五年後，曾於60-70年代盛極一時的越華詩壇幾乎風消雲散，但經過長時間的沉寂後，現時又漸趨向蓬勃。不但與其他地區的詩壇交流頻繁，研討越華詩作的外界文論和越華詩壇本身詩作量都增加了許多。作為越華背景的詩人和詩刊編輯，編者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見越華詩壇重現活力，自不待言；憂的是詩人間似乎缺乏互動，顯示出各自與外界的交流甚至比自己內部的溝通更為重要之情況。當然，主觀性強，喜歡特立獨行，是詩人的特質。可是，冷漠不利於溝通，沒有溝通即易導至誤解。感於新大陸創刊最初幾年，不時有體例編組完備的越華詩輯發表，而近十年來卻只見零星來稿，這一期碰巧來自越華各方的詩作頗多，乃未經作者同意，將之合組成輯。這是編者對此寄予厚望之故，唯願此舉不至於弄巧反拙、造成道不同者共處同一方寸之地的尷尬才好！

承接上期“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主題，本期封面採用明朝抗倭名將戚繼光的書法碑刻。其實所謂“不買日貨”是相對的，許多人家裡充斥日貨，乃現實所以然。但目前世界，日貨已非唯一，有他國製造的，我們可以買其他國家的，至少先少買，最終達至完全不買日貨的目的！

上期古松詩作〈寄情〉最後兩句“馬蹄聲中我的盼望微酌／再見時將送你幾抹斜陽”電腦漏植，校對不察，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本刊網站：<http://www.newworldpoetry.com> 設有詩庫、論壇等欄目，並備有創刊以來共一百二十多期的各期電子版供讀者免費下載。歡迎詩友們常來瀏覽、發表意見。

詩訊

旅居溫哥華的詩人痲弦榮獲第二屆全球華人文學星雲獎貢獻獎，痲弦以近半世紀之久致力華人文學耕耘，為今日華人文學付出了巨大貢獻。

由加拿大使館、魁北克省駐京辦公室贊助的“中國—加拿大詩歌朗誦交流會”於2012年10月18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東院阿語樓舉行。本次活動由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加拿大研究中心主辦，由世界詩人大會中國辦事處和京港地鐵“四號詩歌坊”協辦。

中國第七屆詩歌翻譯學術研討會，於2012年10月12日—14日在河北師範大學隆重召開。

詩人畫家羅青首次北京墨彩畫個展“和諧水才甜”將於今年12/8至2013/1/8在北京德勝門藝術館舉辦。

詩人張莖詩集《影子的重量》新書發表會已於今年11月1日在台中市國家書店舉行。

詩人非馬詩自選集四卷已由台北秀威資訊出版，新書發表會並將於今年12月1日在台中市國家書店舉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已出版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已出版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 揮	已出版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 陶	已出版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 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 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 子	已出版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 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 迪	已出版	\$10.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二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